

反三國志

反三國志

于存





吳序

吾國戰術，肇於黃帝，作於春秋，盛於三國，而烈於近代。以步戰，以車戰，以騎戰，刀矛弓矢，進而爲火器戰，至血肉之軀，不堪一搏；而陸戰，而水戰，而航空戰，再進而鋼車鐵艦，潛水艇，緣氣砲等，而爲科學戰，則山川之險，莫守一夫；爭地，爭長，爭雄，始於國內者，迄而國外，將復進而爲國際戰，爲世界戰，則歐亞馳驅風雲變色，瞬且飛行萬里，國界以破，金湯盡失，天塹無功，迨至進而爲航空戰，爲科學戰，則龍戰於天，玄黃其血戰之局，日以新戰之區。



以擴戰之具。日以備戰之禍。亦日以深。而戰鬪之術。乃日以光。以大居今之世。使執古人而問戰術。誠有孫吳所不得名。師尙所不得語者矣！洗洗宇宙。迥非必不得已而可去兵之秋。軍旅之事。早爲有國者必興之教。國防是亟。軍國民教育是重。固不僅以國魂有託而宜然也。齒兵凶戰危之道。不知爲大同所必履之程。哀易子析骸之慘。不知爲天演中必開之例。文明之氣象。所莫遜者。野蠻之酷毒。專家之學術。所得同者。萬物之芻狗。謂人類之祖先。野蠻可忘。而天地之生殺。萬物爲不仁。可乎？是故和平親善。無往不託。諸空言弭兵非戰。無國不爭於戰。備因之戰術日新。蓋猶未已。夫豈不曰萬惡皆歸於一戰者。而萬善亦皆歸於一戰也耶！吾國



處於次殖民地也久矣，欲求轉弱爲強，終非不戰可得，是與其居於人後，爲自欺之非戰，無甯預於事先，爲思危之備戰。雖戰具非人人可得而備，然戰術固人人可相爲習，且以國魂所寄，而無待於外求者也，亦卽與備戰同功者也。國之人士，震於海陸空軍之名，負笈外游，學成而返，滿懷大欲，自擬天驕，投身戰陣，卒亦比比而十年以來，旋起旋仆，勝負無常，或死或生，成敗靡定，幾若武力之不足恃，戰術之不足信者。於是或隱閭巷，或入山林，或去他邦，或游緇侶，人材戕賊，以內戰爲之一空！坐使營私自固，相習成風，游說之士，過江如鯽，國魂盡喪，而戰術爲之不揚，豈有他哉？殆未明於戰道耳。夫一國有一國之情，卽一國有一國之戰道，戰術有



吳序

變。而。道。爲。常。戰。術。可。通。而。道。不。易。飽。異。域。之。戰。術。而。反。其。國。之。道。焉。斯。縱。橫。捭。闔。之。徒。可。得。而。乘。馳。騁。疆。場。之。士。從。而。必。敗。者。也。時。逢。戰。國。則。蘇。張。之。辯。以。生。書。曰。陰。符。則。韜。鈴。之。略。以。備。以。詐。相。高。以。詭。相。尙。循。環。不。厭。而。亂。以。不。息。國。情。如。是。戰。道。亦。如。是。國。之。戰。術。亦。鮮。不。如。是。而。已。故。執。古。人。而。問。今。世。之。戰。術。洵。瞠。目。結。舌。以。無。詞。而。求。自。國。之。戰。道。於。古。人。必。口。誦。心。唯。而。有。得。是。亦。軍。事。重。於。地。理。重。於。歷。史。之。要。義。耳。周。子。大。荒。憤。令。人。之。空。言。戰。術。而。不。明。戰。道。也。痛。今。時。之。戕。賊。人。材。而。盡。喪。國。魂。也。悲。今。世。之。妄。談。非。戰。而。莫。知。備。戰。也。因。取。三。國。演。義。而。盡。反。之。以。明。一。代。戰。術。之。盛。而。見。一。國。戰。術。之。風。將。以。今。之。戰。術。求。於。古。人。庶。幾。可。合。于。戰。道。



而亦借古人之抱負以惜今人，卽以自抒其抱負也；於是發憤以成書，雖謂爲遊戲文章而自小之，吾知藏之名山，傳諸後世，將與大籙陰符共垂不朽焉。蜀山潯暑，開卷諷誦，盎然有味，俯省藐躬，重有愧焉。故勉爲之序。子玉吳佩孚

吳
序



張序

民國四年首春，余新自日本還京師，識周君大荒於衡陽劉未龍廡中，縱酒高談，傾倒四座。時大荒方應知事試驗來京，顧馳騁於聲色，惓惓於女伶小月英，發爲文章，奇譎偉麗；又見其爲金玉蘭九錫文，儷青妃白，五千餘言，氣象雄偉，不可一世，心奇之而未深識也。又二年，余主辦正義報於天津，浼其編輯文苑，相處幾三月，粗識其爲人。旋因天津水災停刊，大荒亦應前甘肅督軍黃幼蟾之招，委以要職；未幾奉命還湘，進言譚浩明，以桂軍守岳州，以



湘粵聯軍出公安石首，援荆襄以窺中原，言甚切至，譚貪總湘軍民政權，不用其言。石黎既敗，岳長失守，譚狼狽走永州，大荒亦間關再上京師，余聞其策，深惜其言之不用也！參戰軍起，第一師參謀長渭源裴建準，與大荒同聽戲廣德樓，立談之間，相與定交，言於師長曲同豐，令典書記。八年四月，裴奉命出鎮河州，要與同行。大荒周歷四塞，盡悉其利害形勢，爲上書當道，凡數千言；時督甘者爲合肥張廣建，庸懦冗沓，心善之而不能用也。大荒復西游寧海，西寧道尹黎丹愛其才，言於鎮守使馬麒，將留爲參謀；大荒以裴公千里相要，中道棄去，何以爲心，婉辭謝之。時河湟洮狄往來頻數，大荒感諸葛出兵天水之事，傷近代戰事之盲昧，慨然有述。



作。之。志。於。是。發。憤。撰。此。書。始。成。三。回。以。女。弟。夭。亡。老。母。憂。思。成。疾。
乞。假。南。歸。未。幾。復。來。京。師。余。從。問。西。邊。形。勢。大。荒。歷。舉。道。途。遠。近。
河。山。阨。塞。民。族。強。弱。賦。稅。多。寡。軍。隊。布。置。以。對。如。數。家。珍。伏。波。聚
米。爲。山。比。之。昔。賢。殆。可。無。愧。余。心。折。焉。始。識。向。者。以。書。生。目。之。固
獨。皮。相。也。十。年。六。月。湘。鄂。戰。起。大。荒。因。故。友。劉。琪。笙。死。於。京。師。爲
之。營。葬。送。其。父。還。長。沙。前。師。長。李。右。文。夙。知。其。才。言。於。總。指。揮。宋
鶴。庚。以。爲。祕。書。將。發。之。先。李。問。以。此。行。結。果。如。何。大。荒。笑。曰。鄂。中
主。客。軍。無。慮。七。八。萬。我。以。二。師。一。旅。而。云。尅。期。至。武。漢。殆。無。此。易
事。也。武。漢。重。鎮。爲。南。北。所。必。爭。洛。吳。之。欲。言。不。言。者。欲。我。爲。之。驅
王。占。元。耳。我。輩。此。行。不。可。謂。援。鄂。但。可。言。爲。蕭。耀。南。效。力。也。李。以。



張序

軍事既定，不可復諫，相與喟然而已。一月而事敗，由岳州至漢皋，至上海，轉赴奉天。次年二月，由奉天返湖南，湘中將帥皆知之矣。始令爲總部軍法官，繼改軍務司書記官。會湘西事起，大荒以摯友陳志壯爲蔡倚任，思爲排解，以弭戰禍。十二年五月，冒險至沅陵，蔡鉅猷一見傾心，盡以吳謝宋魯往來文電示之。大荒由沅陵致書李右文，極言宋魯吳謝之不穩，願以百口保蔡氏之兵，不出沅陵一步。書末並言長沙之憂不在邊外，而在蕭牆。李得書，以去就爭，不得請，卒以母病辭職。大荒自沅陵歸，亦棄職去。語所親曰：始禍者湘西，而受禍者其湘南湘東乎！後趙卒以朱耀華兵變，倉皇出走，而衡永長岳皆爲戰場。大荒感故國之凋零，棲迹都門，時



復太息，余然後始知其輕財而重俠，好謀而能斷，不僅博學而有文矣。十三年四月，余創辦民德報，仍以文苑相屬，大荒始出其反。三國志舊稿，續以付刊，日成一回，回約數千言不等。三月而歲事。余與共晨夕者數月，見其日事游衍，流戀歌場，率爾操觚，略不經意，而細繹之，則針線細密，結構謹嚴，回環照應，首尾完具，雖其才氣縱橫，學識英邁，亦其閱歷宏富，經驗良多，有以致之也！書中反復於師克在和之旨，寫三國諸將，雖於窮困艱難之時，猶以死力相救護，曾無妬嫉棄置之心，又皆傾財以饗士，毀家以抒難，無一藉戰役以肥私囊者，則其有感於當世之軍人者深矣！至於兵凶戰危，兵不擾民之意，再三申述，而不自已，是其親見烽火縱橫之



張序

中。人。民。流。離。之。苦。其。所。印。者。深。故。所。言。者。彌。重。耳。曹。孫。既。滅。備。若。可。王。乃。以。同。爲。禍。首。胥。歸。於。盡。善。戰。如。孔。明。而。自。怨。自。艾。者。又。復。如。彼。於。戲。何。其。意。之。幽。邃。而。綿。邈。耶。以。馬。超。爲。功。首。而。超。之。兵。不。免。於。縱。掠。則。猶。是。僧。格。林。沁。鮑。超。之。軍。爾。於。軍。事。上。固。有。便。利。之。所。而。人。民。則。已。創。鉅。痛。深。矣。絃。外。之。音。素。解。人。正。復。不。易。也。至。其。設。計。上。窮。歷。史。之。軍。謀。下。掇。近。代。之。兵。略。上。下。千。古。成。一。家。言。而。言。皆。有。物。類。非。空。談。余。本。書。生。廁。身。戎。馬。金。陵。一。役。親。歷。戰。陣。攻。守。之。艱。難。嘗。恨。書。生。之。論。動。輒。云。統。籌。全。局。不。知。軍。事。瞬。息。萬。變。不。可。遙。度。所。畫。太。遠。中。有。蹉。跌。則。全。功。盡。廢。曾。不。如。步。步。爲。營。各。個。作。戰。得。寸。進。寸。之。爲。愈。也。此。書。不。務。遠。不。侈。談。大。戰。數。十。而。所。



部之兵，無過十萬者；調度將士，層次井然，無有不重視後防者；是殆鑒於德國之敗於麵包，湘軍之敗於岳陽也。余嘗謂孔明令魏延出常山以攻幽州，不如從李自成由寧武出燕京之故道；大荒言曹彰已出屯柳城，若倉卒相逢，必全軍覆沒，則其小心謹慎，概可見矣。至其獎勵節義，指示方略，後之覽者，將有所觀感焉。余讀其管寧蹈海之賦，諸葛游洛之詩，知作者非戰之心，固不忘於寤寐也。其所以痛斥張松者，愛國之忱，躍然紙上，又烏可以其寓言而小之。間有疵漏，爲罅尚微，秋雨新涼，展卷雜誦，不知當擊碎幾許唾壺矣。

長沙張堯卿序於京師

張序



樊序

昔予過蜀都，弔武鄉侯遺蹟，輒悲歌慷慨，不能自己。嗟乎！以彼諸葛負王佐之才，抱忠貞之志，而又加之以勤慎，宜可削平南北，統一疆宇，乃卒以街亭一敗，奄忽不振，爲可悲也。雖然，古來成敗得失，論者每歸諸天命，按之人謀，要亦不無闕失；及予觀周子大荒所著反三國志，快意之談，一切與成局相反，運籌則出人意料，行軍則熟於險阻，戰無不克，謀無不臧，則又不禁破涕爲笑。然則周子所見，果出於武侯之上乎？曰：否，凡事躬親之難，常不敵旁觀。



樊序

之。易。先。時。之。闇。又。不。敵。事。後。之。明。身。膺。軍。國。之。重。不。能。不。審。顧。全。局。又。不。如。論。古。者。之。銳。敏。而。輕。脫。也。或。者。不。察。竟。執。一。時。快。意。之。談。咎。武。侯。畏。蒞。而。僨。事。則。亦。過。矣。抑。又。聞。之。儒。者。讀。書。論。古。不。平。之。事。何。代。箴。有。以。屈。平。之。懷。沙。則。欲。誅。令。尹。子。蘭。以。張。巡。死。睢。陽。則。欲。誅。賀。蘭。進。明。以。岳。飛。風。波。亭。冤。獄。則。欲。誅。秦。檜。此。固。天。地。之。正。氣。不。能。伸。於。一。時。留。於。異。代。人。心。而。不。死。者。也。然。則。此。書。之。作。亦。曷。可。少。哉！

樊鍾秀謹序



題詞一

韓國鈞

興亡漢魏盡成塵，信史而今半失真；
身後是非誰管得，不妨花樣儘翻新。

炎劉火德未全衰，吳魏終看鼎祚移；
萬國衣冠朝幼主，士民爭睹漢官儀。

髀肉復生先主志，鞠躬盡瘁老臣心；
出師已捷身才死，不使英雄淚滿襟。

三分天下吾其二，孤寄何須附建安；
自帝自王何不可，可兒畢竟是曹瞞。

題詞



題詞

却乘時勢造英雌，攬轡澄清有女兒；桴鼓能爲夫壻助，蛾眉端不讓鬚眉。

當年蹈海有田橫，漢末孤忠見管寧；天與遺民全勁節，爭如白帽傲公卿。



題詞二

葉德輝

晴窗走筆遣炎氛，入手新編廣異聞；笑對癡人曾說夢，歡聯兒女
共論文。女媧石煉天能補，梁父吟成日未曛。底事天心終佑漢，不
教鼎峙有三分。

艷異搜神語已陳，更從鐵案又翻新。狐狸塚現衣冠古，傀儡場疑
面目真。漢魏興亡空幻像，中原馳騁屬何人。生花筆作非非想，能
使泉台士氣伸。



題詞三

廈門周家森

陳壽編修問司馬，是知正史亦糊塗；
何如自出心裁傳，儘付人間說董狐。

叔平羽扇輿圖定，左子心兵調遣忙；
更有陶公參計劃，周生鐵筆展鋒銚。

元直歸曹泣路歧，軍師去住繫安危；
將軍輕騎迎徐母，不使英雄失臂悲。

蜀道艱難盜賊橫，張松於此喪殘生；
川圖一入常山手，不領奸臣半點情。

題詞

題詞

耽歌嗜酒亦何妨，都督情懷晚更狂；豔史平添金粟柱，風流韻事屬周郎。

虎將勳名遠近聞，西涼兒女亦超羣；三生緣法來千里，繾綣難忘馬豔雲。

青龍赤兔大王風，威鎮荆襄意氣雄；有將跨江奪天塹，白衣觸處盡成紅。

一代才華賦洛神，詩人無福戀紅塵；審知天命終歸漢，絕塞悲歌息此身。

曳尾終憐蹈海悲，神龍先已嘆分屍；諸君看炙華歆日，好惡難逃割蓆時。



誰云孟起勇無謀，巨眼先能識豫州；
七二疑墳齊掘遍，鞭尸誓雪戴天仇。

出師大雅唱雍雍，洛水題詩興自濃；
天爲漢朝留正統，臥龍至竟搗黃龍。

孫繩祖武名言順，國璽原來策授先；
得失漫論青史重，卽茲快事足流傳。

題詞



反三國志目錄

- 楔子 雨夜談心傷今弔古 晴窗走筆遣將調兵
- 第一回 省詐書水鏡留元直 迎徐母孔明遣趙雲
- 第二回 戰江夏孫氏雪前仇 讓荊州劉牧懲後患
- 第三回 借刀殺人周郎設計 因虛作實曹相興兵
- 第四回 洩舊忿張繡棄曹瞞 挫先聲甘寧射樂進
- 第五回 小周瑜水陸破曹兵 矮張松東西販蜀土

目 錄

第二十二回 張翼德血戰奪方城 關雲長兵威震河北

第二十三回 議遷都曹操還許下 領新軍馬岱出關中

第二十四回 孫仲謀兩路攻荊州 趙子龍一軍奪江夏

第二十五回 劉立德正位漢中王 諸葛亮誓師長安道

第二十六回 老黃忠奮威敗徐晃 勇姜維設計賺曹真

第二十七回 諸葛瞻越險奪龍門 司馬昭藏兵匿少室

第二十八回 張文遠反攻圍方城 龐士元智救襲邲鄆

第二十九回 劉立德駐蹕荊州城 徐文嚮失機沔陽縣





- | | | |
|-------|----------|----------|
| 第三十回 | 仙桃鎮徐趙大鏖兵 | 皂角市關張雙縱火 |
| 第三十一回 | 鬥三將許褚喪澠池 | 陷重圍徐晃棄函谷 |
| 第三十二回 | 偃師縣曹彰戰馬超 | 黑石關黃忠敗張郃 |
| 第二十三回 | 除虎狼射殺滿伯甯 | 藉雉媒招降諸葛誕 |
| 第三十四回 | 曹孟德許昌大會議 | 孫仲謀鄱陽小閱兵 |
| 第三十五回 | 犯桂陽虞翻夜撤師 | 收零陵蔣琬宵臨敵 |
| 第三十六回 | 大涼山孟獲懾疑兵 | 三連海呂凱擒蠻帥 |
| 第三十七回 | 趙子龍鏖兵九里關 | 馬孟起燒糧孟津驛 |

目
錄



目 錄

- | | | |
|-------|----------|----------|
| 第三十八回 | 炸新安諸葛試地雷 | 拒洛水司馬掘天塹 |
| 第三十九回 | 洛陽城漢魏大交鋒 | 孟津縣許典雙敗陣 |
| 第四十回 | 游洛水諸葛亮賦詩 | 收合肥孫仲謀傳檄 |
| 第四十一回 | 徐文嚮盡節死新蔡 | 曹孟德臨命涸漳河 |
| 第四十二回 | 劉玄德略地駐南陽 | 趙子龍決水灌臨潁 |
| 第四十三回 | 敗李典趙雲入許都 | 灸華歆馬超掘疑冢 |
| 第四十四回 | 張文遠憑城殉葉縣 | 司馬懿拔隊退延津 |
| 第四十五回 | 出上黨馬超襲安陽 | 渡滎澤張飛戰原武 |



- 第四十六回 邢台縣孟起走曹彰 幽州城文長捉程昱
- 第四十七回 公孫淵獻俘幽州城 司馬懿坐困延津縣
- 第四十八回 劉阿斗遇刺江陵驛 呂子明分襲封邱城
- 第四十九回 濮陽城三國大交兵 章邱邑二將深入敵
- 第五十回 呂子明戰死濮陽城 司馬懿退屯東阿縣
- 第五十一回 救東阿曹仁雙中伏 破館陶于禁再被擒
- 第五十二回 定山東諸葛亮歸天 失江北孫仲謀殞命
- 第五十三回 黃公覆殉節九江口 張翼德驅兵采石磯

目 錄



目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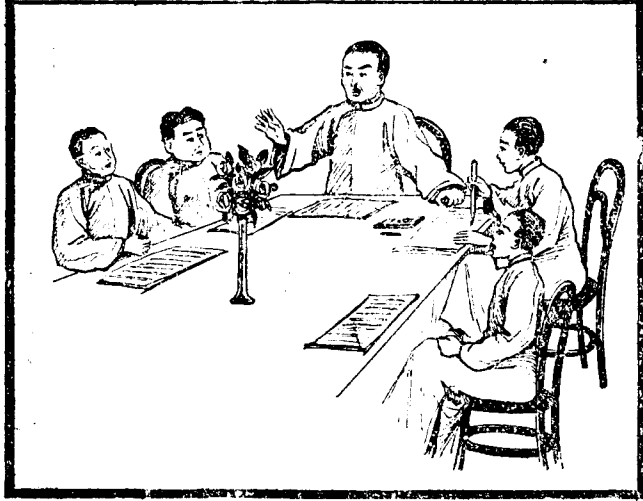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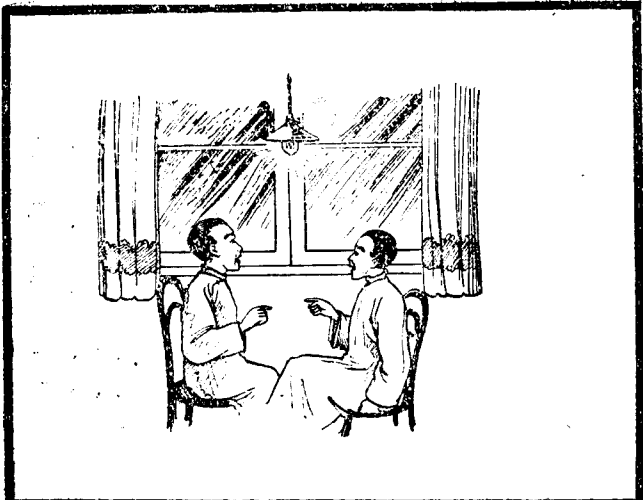
- | | | |
|-------|----------|----------|
| 第五十四回 | 白門鼓角將帥成功 | 黃海風濤君臣共命 |
| 第五十五回 | 趙子龍按甲定閩甌 | 蔣公琰督兵收交廣 |
| 第五十六回 | 樓桑村樹萎殞真王 | 柳城塞秋高來敵騎 |
| 第五十七回 | 劉王孫正位繼中興 | 龐丞相序官復舊制 |
| 第五十八回 | 封功臣六王膺上賞 | 畫軍區四督鎮雄邊 |
| 第五十九回 | 馬孟起衣錦返西涼 | 曹子建悲歌行絕塞 |
| 第六十回 | 深杯浮白鐵案掀翻 | 古墓冬青石人惆悵 |



一 卷



- 楔子 雨夜談心傷今弔古 晴窗走筆遣將調兵
- 第一回 省詐書水鏡留元直 迎徐母孔明遣趙雲
- 第二回 戰江夏孫氏雪前仇 讓荊州劉牧懲後患
- 第三回 借刀殺人周郎設計 因虛作實曹相興兵
- 第四回 洩舊忿張繡棄曹瞞 挫先聲甘寧射樂進
- 第五回 小周瑜水陸破曹兵 矮張松東西販蜀土





楔子 雨夜談心傷今弔古 晴窗走筆遣將調兵

反三國志

楔子

雨夜談心傷今弔古 晴窗走筆遣將調兵

話。說。世。有。恆。言。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此。古。往。今。來。之。定。例。
不。如。此。難。稱。驚。天。動。地。之。人。材。垂。及。今。日。昌。言。打。倒。不。知。打。倒。之。
輩。即。為。有。心。開。創。造。成。時。勢。之。流。及。其。成。功。新。人。物。即。新。英。雄。顛。
來。倒。去。身。入。其。中。未。嘗。自。覺。旁。觀。冷。眼。擲。筆。而。嘆。謂。打。倒。者。特。名。
詞。耳。特。名。詞。易。位。耳。萬。古。格。言。長。懸。天。半。一。時。人。傑。去。比。恆。沙。不。



但。成。例。不。見。打。倒，即。英。雄。亦。何。能。打。倒。也！中。國。一。輩。文。人，最。為。利。害，知。英。雄。萬。難。打。倒，而。又。無。力。挽。回。時。勢，自。逞。英。雄。瞻。戀。徘徊，焦。思。極。慮，遂。生。一。策：以。無。英。雄，即。無。時。勢，無。時。勢。將。無。世。界，世。界。不。滅，英。雄。永。生，如。欲。打。倒。英。雄，非。脫。身。時。勢，遠。離。世。界。不。可；於。是。幽。棲。巖。谷，不。問。治。亂，唾。棄。世。界，不。值。一。錢，使。英。雄。聞。風。大。駭，相。顧。失。色，自。喪。所。據，趣。味。毫。無，皇。皇。然。將。無。所。之，必。棄。其。鞭。筆。天。下。之。具，折。節。來。投，以。求。不。獲。一。夫。之。教；而。后。安。車。蒲。輪，儘。我。受。用，嗚。咽。叱。咤，聽。我。指。揮，坐。致。英。雄，竊。其。成。敗，俾。四。海。風。雲。收。來。眼。底，萬。里。河。山。歸。於。掌。握，他。那。笑。傲。到。了。極。點，也。就。不。再。見。他。笑。傲。了。

若是者，前半稱為高人，後半奉為國父。高人者，高人一籌；國父



楔子 雨夜談心傷今弔古 晴窗走筆遣將調兵

者，全國之父。高人一籌，則英雄盡皆打倒；全國之父，則英雄爲我子孫。真是出處脚步都已算穩，天下便宜被他佔盡，你看利害不利害呢！故打倒英雄，只此一法，有無本領收拾天下，却須再作計較。如對堯舜，更難說至德要道，便裝成洗耳，假認真作了巢由；遇湯武，可以主張革命征誅，卽丟下耕釣，忙裏快作了伊呂。堯舜號稱聖賢，自是特等第一英雄，只被他一言不發，洗洗耳朵，且已進退失措，赫得走開不迭。湯武欲家天下，次了一等，便不怕不跑穿莘野，渭濱的巖壑，造出非熊非羆的夢話，御駕前來，裂土分贓，親行推轂。秦漢而後，更說不到了，商山四皓，略一露面，竟將漢高呂后二位男女英雄，制伏到不敢動彈，悄悄相告，羽翼已成，可謂胆



都嚇破。到了三國，人材鼎盛，英雄自命者太多，頭一個便是曹操，第二個又有劉備；江東孫策，獠兒年少，算得真正英雄，可惜逐鹿丹徒，橫飛一矢，竟爾早死！孫權坐承其後，也要支撐勉強，接充英雄。其餘荊州劉表，益州劉焉，徐州呂布，冀州袁紹，壽春袁術，遼東公孫度，幽州公孫瓚，西涼馬騰，南陽張繡等，不充英雄，便充好漢的人物，更僕難數。

英雄有這許多，人民不得太平，逃命都來不及，還有人可以躬耕南畝，隆中高臥，口說不求聞達，却聲聲自比管樂，這位世所艷稱的諸葛先生，誰還能信他不是深思打倒英雄，想做國父的利害文人之流。亞麼？但是三顧茅廬，躊躇滿志，一個天下惟使君的

楔子 雨夜談心傷今弔古 晴窗走筆遣將調兵



楔子 雨夜談心傷今弔古 晴窗走筆遣將調兵

英雄爲他征服了自己也就易位不免要做英雄了！劉備梟雄英雄只算半個白帝託孤之語說來何等可憐心中實在害怕如魚乞水怕了半生臨死哀鳴以情窺意！不知打倒英雄的文人行事是不爭空名只求實際這與曹操不肯踞於爐火同一見解高人一著卽在於此！什麼六出祁山什麼鞠躬盡瘁無非做足英雄之實；什麼奉帝遺意報之陛下什麼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無非深諱無謂之名志不在此其何能取區區劉備惟知善哭而已。

自古以來真的姑算巢由假的先算伊呂並英雄名色亦不來爭方使天下英雄放心入彀到了諸葛時勢推移江河日下曹劉爲賁酒英雄不過如此自覺材力不濟乃比管樂標明貨色高掛



市招，已是低了數等。而衣鉢相承，葫蘆不難依樣，綸巾羽扇，居於師父，願早足矣。後人不察，捧住出師表章，尙加細讀，不但不知諸葛之心，恐連劉備都會哭得笑了轉來。

說來說去，無非想做英雄，想造時勢。不知時勢既有否泰，英雄也分等第，本領遂生高下，再造時勢，便又不同。不問假用何種名色，都可來做英雄，真是英雄，更毋須何種名色相假也。可嘆諸葛效法高人，做了國父，名色俱全，有荆益山川之險阻，而不能盡地利；有關張熊虎之上將，而不能盡人和；剩下天意佳兵，三分已定。等一派誘咎於天的話頭，聊供後人的掩飾。雖不必以成敗論人，要知英雄成敗，全屬有因。天心天數，論古之士不屑道也。諸葛自



楔子 雨夜談心傷今弔古 晴窗走筆遣將調兵

知○甚○明○隆○中○一○對○已○將○曹○吳○稱○爲○不○敵○只○欺○荆○州○劉○表○益○州○劉○璋○
闇○弱○不○能○守○之○徒○始○敢○稱○兵○而○曰○以○資○將○軍○欲○定○三○分○之○局○片○言○
怕○硬○已○見○吹○牛○一○味○阿○諛○工○於○拍○馬○這○算○何○等○人○材○尙○何○興○復○漢○
室○之○有○曹○吳○不○能○自○亡○天○下○始○終○不○變○其○無○力○統○一○金○甌○蓋○於○言○
外○見○之○管○樂○僅○保○燕○齊○原○非○統○一○中○興○人○物○以○列○英○雄○實○居○劣○等○
孔○門○五○尺○之○童○且○羞○稱○之○竟○以○自○况○是○祇○有○偏○安○之○材○並○無○一○統○
之○志○而○乃○追○踪○伊○呂○力○盜○虛○聲○未○免○太○苦○復○曰○王○業○不○徧○安○又○曰○
願○託○以○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罪○豈○非○不○量○其○力○乎○

如此說來，諸葛之爲諸葛，許以人材，僅亦方駕曹劉，爲生於三國之一輩平常英雄耳！曹操既死，司馬懿復作，周瑜方亡，呂蒙又



起，陸遜繼之。大下有變，曹吳終不可爭鋒。白衣渡江，猱亭撓敗，外喪關羽，內思法正，以致先主云殂，運移典午，秋風五丈，除一死外，更無他途。使諸葛能統一中原，復興漢室，則大英雄生時勢必爲一變不亡。漢室將無管代，卽無八王之亂，而匈奴羌氏無隙可乘，或更無五胡之亂，何至中原塗炭，民不聊生！諸葛做盡張致，不得爲大造時勢之英雄，實可惜！而當時尊之爲師父，後世拜之如神明，三國演義一書，今又膾炙人口，幾於婦孺能知，抑又何故？

曾憶光緒癸卯，湖南鄉試，頭場五論，第一試題，卽爲三國人材優劣論。場中士子，做出不少篇數，議論風生，文字却亦盡將孔明先生奉坐頭把交椅，說來好似曠古無儔。仔細一思，此非童年先



楔子 雨夜談心傷今弔古 晴窗走筆遣將調兵

入。定。卽。習。誦。陳。言。更。有。從。來。惡。例。恐。碍。前。程。恭。敬。先。賢。不。敢。得。罪。
雖。不。無。獨。具。隻。眼。的。奇。材。論。古。有。識。的。舉。子。也。不。敢。抱。打。不。平。公。
然。推。倒。只。隱。約。詠。嘆。龔。定。庵。詩。句。但。願。天。公。齊。抖。擻。不。拘。一。格。降。
人。材。之。微。義。略。惜。吳。魏。材。多。西。蜀。材。少。諸。葛。雖。能。一。人。而。已。其。何。
能。敵。的。一。類。話。頭。來。替。古。人。遮。羞。真。是。一。個。個。牢。騷。滿。腹。冤。屈。塞。
喉。終。不。敢。伸。亦。不。肯。伸。世。無。知。音。更。不。必。多。言。多。敗。空。遭。指。摘。又。
不。可。伸。國。人。不。重。真。知。灼。見。專。主。附。和。盲。從。大。抵。如。此。直。弄。到。人。
材。寥。落。一。無。眼。光。寧。不。可。嘆。然。亦。太。半。盡。爲。三。國。演。義。所。誤。演。義。
又。誤。於。正。史。一。誤。再。誤。使。人。人。來。正。統。尊。王。自。非。將。諸。葛。孔。明。抬。
上。雲。天。不。可。了。這。却。由。後。人。自。誤。並。非。孔。明。能。欺。當。世。以。欺。後。人。



孔明尙無偌大材具，讀書得間，全在自己，盡信書不如無書，就可知三國志，三國演義，這類彼此相誤的書，是靠不住的了。古人勸明就裏，識破機關，不以大人物許孔明的，只有詩人杜甫，他有一句，讚嘆得好，其詩曰：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這詩內英雄二字，不僅指後來英雄，暗亦點明諸葛，不過三國時英雄一流人物，究算何等英雄，並不言明，可謂言中有骨。杜子之後千餘年，僅以平常英雄許孔明者，則有曹子問、雪、曹子之前，善讀三國，不重孔明者，早有周子大荒。同時更有張子陶、公、左子抱初、戴子叔平，都是四海論交，意氣縱橫的脚色。因陶公之介，曹

楔子 雨夜談心傷今弔古 晴窗走筆遣將調兵



楔子 雨夜談心傷今弔古 晴窗走筆遣將調兵

周二子，獲以千里神傾，結成好友，聚首都門，時民國十三年夏也。雨夕風晨，縱談三國，大家意見相同，一位諸葛先生，便成體無完膚，無人欽仰！念其五月平蠻，掃除外患，不爲無功，曹子因許以由今思古，總算英雄。周子道：大英雄造大時勢，小英雄造小時勢，算便算他英雄，惟諸葛所造，僅定三分，尙屬乘人弱昧，剪伐同宗，並非出己全力，造成鼎足；既徼倖成功，三分之局，勉強算他英雄，也只能算統一全材三分之一的物，是一個三分之一的英雄罷了！這方論人不苟，銖銖皆平，隨便恭維，却叫古人軒渠地下，是不可的。衆皆拊掌稱是。周子又道：人云亦云，隨聲附和，大抵出於成年，諸俗已慣，有此腐習，亦不盡爲演義所誤！青年子弟，頭腦聰明



者，懷疑正多，如弟卽童而察焉者也。弟爲湘人，所云癸卯鄉闈，弟時年纔十四，正隨叔父家塾攻書。叔父渙舟先生，負有奇材，山林歸老，課讀子弟，優游自娛，每晚餘閑，羣兒輒黝老人講說三國演義，陸續不輟。兄弟十二人，姊妹七人，圍來聽講，無不色舞眉飛，大家高興，聽至諸葛派遣關公攻打襄陽，後方不置援兵，登時全堂鼎沸。一妹年方十二，生性伉爽，恨恨言道：孔明有意傾陷關雲長，從此我再不恭維他了！羣兒和之，却有老人忠厚，安慰羣兒，因歷來皆譽孔明，至是仍不忍糟塌，詳說西川粗定，漢中新得，恐是無人可以援應，亦望雲長出兵馬到功成，豈料全軍覆沒如此迅速，這是天意如斯，三分早定，區區人力，何可挽回！冥冥之中，便不由

楔子 雨夜談心傷今弔古 晴窗走筆遣將調兵



楔子 雨夜談心傷今弔古 晴窗走筆遣將調兵

不錯了。大家終不深信，囉囉嗶嗶，鬧至夜午，方搖頭喪氣，唉嘆而散。不意次晚續講，書一翻開，孔明的大小繡像，不知早被何兒將他撕掉。老人忽見羣兒如此胡鬧，生恐神經過敏，竟釀焚書坑儒之禍，於是掩書不說，專舉日後八陣圖，地雷火炮，木牛流馬，一類故事，枝葉橫添，天花亂墜的，大講起來，以爲兒童最愛熱鬧，不去掃興，可以解紛；豈知羣兒先入是主，愈不佩服，更說孔明無大將之材，單知使用玩物臨陣，衆口一詞，老人無術，惟付諸一笑而已。還有一弟，年纔八九歲，於三國人物，只喜馬超，說他纔可算得英雄，聽到馬超兵敗冀城，致憤懣廢食，羣兒指呼書獸以笑之。及後馬超身死，每晚自去睡覺，更不再來聽講三國，可見兒童天真心



理大異成人，而小說感化兒童，力量亦屬不小，却不必爲書所誤，看來均自誤也。

張子道：雲長之禍，起於荊州，荊州之爭，孫劉皆妄！以喪赤壁之功，而使曹操坐大，漢卒以亡，豈但諸葛不是奇材，孫劉亦不夠人物也。故三國之中，真無十分英雄者，宋儒龍州李氏，於此貶之，那段文章，曾記其略道：

赤壁戰勝，孫劉併力荊州，不肯越雷池一步，北向中原。今日借荊州，明日索荊州，今日奪荊州，明日分荊州，六七年間，以荊州之故，內自相攻，而中原國賊，乃置之度外，致使曹操坐大，挾天子而令諸侯，得宴然以移漢祚，孫權不足責，縱敵自

楔子 雨夜談心傷今弔古 晴窗走筆遣將鬪兵



楔子 雨夜談心傷今弔古 晴窗走筆遣將調兵

私之罪，劉備亦不能辭！

張子復道推原其故，盡誤於隆中一對。當劉備走依劉表，地亦
荆州，乃知勸表乘操北征，引兵襲許，自得諸葛，深信不可與操爭
鋒之言，復樂三分霸業之利，身有荆州，志反餒矣。諸葛明知大勢，
終不此謀，其不輕出一言，令向中原者，欲堅一許偏安之約，而信
三分天下之策，眩材立智之人，固不如此。此外皆非所願。陳非所
願，聞要結主心，政期寧氏，至忘大計，非不知謀也。故曰：自誤誤人，
莫過於隆中一對，所以襄陽之援，猇亭之敗，諸葛置身事外，自匿
不遑，袖手不迭，大抵師心自用耳！千古之下，至不可逃於孺子之
口，公論可畏如是如是。



周子道：豈惟孺稚之言，尙有女子之議。日者流宕京師，聽歌自遣，有名女伶李桂芬者，才地聰明，神清骨秀，余以偶傍粧臺，過從清話。一日，其師教習連營寨亂彈一曲，紅牙初罷，來問劇情。余因本演義畫角描頭，說得活虎生龍，有聲有色，正在津津樂道，興味無窮；桂芬忽止，余問道：這時諸葛何方去了？其往抽大烟也乎？一言而余語塞，輒亂之道：唯！遍覓烟家，亦未尋得。臥龍踪影，不知又向何方高臥去也！一陣捲簾，突梯而散。你看如此譏評，勿謂後世優伶女子之口，卽不足畏！說到大儒，更多日光如炬，何只有宋方余及冠，又隨叔父船山書院，負笈游學，獲接王湘綺先生席。一日奉讀先生古風一首，其詩曰：

楔子 雨夜談心傷今弔古 晴窗走筆遣將鬪兵



楔子 雨夜談心傷今弔古 晴窗走筆遣將調兵

秦○兵○取○蜀○燒○彝○陵○吳○人○上○峽○燒○蜀○兵○鼙○鼓○連○天○動○江○水○臥○龍○
空○守○八○陣○營○平○生○只○解○吟○梁○父○錯○料○關○張○比○田○古……荆襄
湘○越○勢○首○尾○誰○令○驕○將○開○兵○端○江○湖○咫○尺○不○相○顧○空○復○馳○驅○
五○丈○原……

當時讀罷大喜，急錄寄以告家中弟妹道：當世經師，也同我輩
夙昔一般見解，曷速快讀。弟妹傳誦，喜亦不勝。宋儒之論，尙屬迂
闊，似未入骨，英雄心事，不能服也。湘綺先生縱橫儒俠，爲世所稱，
此詩足令諸葛不寒而慄，從而首肯。清初王船山先生，卽有似此
論議，無形流露，自亦英雄所見略同。惟船山但說雲長剛愎自用，
諸葛無術指揮，所謂不肯明斥古人，爲諸葛少留餘地意耳！據余



所見，就當日情形，細爲推測，雲長與備，同起患難之中，自家材武，曾不讓人；史言諸葛初臨，關張不悅，似於諸葛卽能何等折節恭順，更處處受其節制，此爲人情所難，何況英雄疎忽，可決其萬辦不到。孔明一介書生，南陽高臥，無人過問，還喜自比管樂，一旦立德百般推崇，奉迎備至，已是登泰山而小天下！目中一位威名蓋世的雲長，獨不甘居卑下，隨意酬對，心中自亦難於釋然。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這種纖芥微嫌，就不免日就月將，釀成日月之食了。後來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六出祁山，鞠躬盡瘁，看來不盡由於感恩先帝，或竟出於我負伯仁的一片衷腸，激發起來的！而到此地步，成敗利鈍，也就自知不可逆料了。故陳壽三國志，看清諸葛此

楔子 雨夜談心傷今弔古 晴窗走筆遣將調兵



楔子 雨夜談心傷今弔古 晴窗走筆遣將調兵

點，不善將將，只說他一句將略，非其所長，這是古人不肯盡言的。長處，只令後世從此六字着想，則當日情形，即能長思得之，而非亦見了，所以謂之史筆。到了湘綺先生，身爲儒俠，議畫縱橫，一己周歷兵間，往來湘蜀，失時不用，棖觸懷古，回颿搗鼓，擊碎唾壺，不覺一時感慨，無意中將兩千年底賡衝口揭破，却亦言出無心，並非撥開了灰，還要尋孔明細算，故意與他搗亂，諸君子以爲何如？周子言訖，大衆一齊鼓掌，讚服他這一大段崇閔透關而又忠厚委婉的名論。此論一出，便壓了卷，於是相與太息，諸葛不已。

左戴二子，出身軍校，軍事學問湛深，戰陣經歷更富，乃又從將略一語指其得失，果然諸葛確亦非其所長，其不能遂成一統宜



也。二子之談未終，東方已白，時軍閥紛爭，海宇騷動，良夜長談，偶然方得，卒不可續，續亦匆匆而散。聞鼓鼙而思將帥，愈覺統一材難對。秋風而譎，猛士愈懷時勢。英雄不已！正不知今日時勢所造之英雄，安在而未來。英雄所造時勢，又如也！漸對諸葛不敢多持苛論，以相厚非，人同此心，遂竟互約不談，四目相看，無不悒悒寡懽，皆至無法遣悶。

一夕，坐中忽添佳客，爲丹徒宋子小甫，才清體弱，善病工愁，小疾新瘥，來成不速；同人羈旅他鄉，憐伊憔悴，羣思慰藉，欲整清談。周子忽道：日來擬編戰史，以紀民國英雄。衆因乘之，抵掌而談，屈指而數，首溯民元人物，代撰回目，以次而下，爲袁世凱、頓兵、信陽。

楔子 雨夜談心傷今弔古 晴窗走筆遣將調兵



楔子 雨夜談心傷今弔古 晴窗走筆遣將調兵

州。黎。元。洪。夜。走。武。昌。府。黃。興。兵。敗。走。江。甯。孫。文。棄。位。讓。總。統。漸。至。
李。純。兵。進。九。江。口。林。虎。大。戰。小。孤。山。蔡。松。坡。雲。南。起。義。陸。榮。廷。廣。
西。稱。兵。又。有。呂。超。兵。入。成。都。府。葉。荃。暗。襲。天。水。縣。于。右。任。兵。困。三。
原。城。劉。存。厚。敗。走。神。宣。驛。不。過。數。了。七。八。年。已。無。一。日。安。寧。竟。是。
四。海。波。騰。萬。家。烟。滅。民。生。凋。敝。元。氣。摧。殘。大。家。同。聲。浩。嘆。誰。也。不。
願。朝。下。數。了！本。來。想。助。高。興。轉。成。神。消。氣。沮。

周子有識，不許談今，重來說古，以稗官爲限，乃及水滸，許爲盜
經，吳用宋江，頗開舌戰，或舉其續部，又及盪寇志，衆痲疵之，謂著
者軍事學識，非常粗疎，筆墨語言，更無分寸；寫陳麗卿劉慧娘，非
如唐傳樊梨花，卽似三下南唐劉金定，終不離一類卑陋舊稗官



彈詞惡習，不足言也，不如仍論三國演義。周子等意興飄舉，又竟一夜遂道：民國偉人戰略，愈益無地，恭維戰史之作，曷即作罷。三國時勢，既造有若許，不大不小英雄，何妨即爲一千英雄，代造完成一統時局，以續演義，以正三國，以祝民國，以啓裨官，殆無不可。今戴子既爲馬超抱屈，便可首集同人，齊合心意，共將一部二千年舊案，快意推翻，來爲馬超趙雲一時名將，抱打不平，令其吐氣何如？然文章遊戲，雖說紙上談兵，隨心所欲，而所有人物性情，軍事編制作戰進退機謀策略，一應事情，却須正當於理，相準於情，不違時代，不入新知，即採演義原來體裁，期以符合中間主旨，應極言兵凶戰危之道，嚴申黷武民受之戒，軍行所至，猶如飛蝗蔽

楔子 雨夜談心傷今弔古 晴窗走筆遣將鬪兵



楔子 雨夜談心傷今弔古 晴窗走筆遣將調兵

天，草木皆盡。紀律之兵，民猶無可避禍，無紀之軍，曷喪偕亡，只在自焚遲早間。這宗古義，不憚反覆開陳，以昭炯戒，是爲本書立言第一要義，未可以小說荒唐，自小而自陋之也。

羣議既定，商由左子任編制，調遣戴子任考證輿圖，張子任參議計劃，曹子任後方支配，周子自任執筆，曹子從而副之，以助添毫。自此一日一日，演將起來，獨周子執筆之初，回首童心，平白地又重添無限感慨，正是：

青燈受讀，想當年，卍角之時，絳帳生悲，憶故里，嬉遊之日，欲知如何翻案，且聽下文分解。

吳史氏曰：此一部三國史論也，有總論，有分論，有人物各論，有政治，軍事，倫理，文



學諸學問；有社會，男女，忠貞，善惡，諸界說，而無中生有，極空中樓閣，烟雲飄渺之奇，按之則虛而能實，盡虎嘯龍驤，風雲變色之態，轉令人抱古懷疑，有不信正史之概，真才子生花筆也。乃文章浩瀚，洋洋數十萬言，鉅製之作，起因於兒童嬉弄，青燈受讀之時，以使豪傑英雄於地下從而吐盡骯髒之氣，大慙巨惡，尙於千百年後，不免誅心褻魄，莫逃斧鉞之誅，不亦奇哉！是何異孔子春秋之作也。然春秋之作，僅能使亂臣賊子懼而已，未嘗能使正人君子賢材英傑，色然以歡也。今爲之浩時勢，造英雄，不徒使賢材英傑，一一歡顏，且能使三國人材，一齊吐氣，必古人之缺憾彌，而后胸中之塊學消，夫豈曰弔古也哉！吾知古人地下有靈，必一讀一擊節，將藉是書自賞復以自弔也。使古人死後，歡極而弔，弔極復歡，書中之人如此，讀此書者將復如何？將見書外書中，書中書外，人人皆弔，人人皆歡，以至於不弔不歡，翛然兩忘，如是而此書不得不傳，不更奇哉！奇事奇文，真所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安得不讀之而痛浮大白！

奇書之出，不過起因於三兩兒童，而奇書之作，又由於獲讀半章詩賦，於是放胆

楔子 雨夜談心傷今弔古 睛窗走筆遣將調兵



楔子 雨夜談心傷今弔古 晴窗走筆遣將鬪兵

著筆成此奇文，不惟古人因之色然以歎，慨然以嘆；卽當代經師，如湘綺先生者，亦將掀髯地下曰：後生可畏！不圖吾且因此而別有所傳也！不又奇哉！傳古人乎？傳今人乎？抑將以自傳乎？問之著者，果作何轉語以答我也？又何今之可傷歟！惟無可傳，乃始可傷。雖然，著者傳矣，湘綺傳矣，今之不足傳者，亦無庸多傷也。惟其無傳，更不必傷；如或可傳，則傷甯不多事。不傷之傷，是謂大傷；故弔古無非傷今，而傷今固莫如弔古也。湘綺必曰：匪古可弔而今可傷，老夫之徒，必爲我傳。顧傳湘綺者，每於周氏斯獨非咄咄怪事！可謂有緣之至乎！涉想成趣，爲之呻者累日。

稗官之家，汗牛充棟，今之率爾操觚者，舍邯鄲學步無由也。自小說故分門類：爲偵探，爲言情，爲社會，爲武俠，一分再分，隣於市估，於是小說益不可讀。不知小說卽文章也，千古文章妙手，無不自具爐錘。古之所傳，如三國，如紅樓，如水滸，如聊齋，如儒林外史，如鏡花緣，凡膾炙人口者，殆無不各闢蹊徑，不同於人，會有何門類可分，定於一範乎？其步後塵者，曰續，曰後，曰再，乃皆不得並肩以傳。是故知文章無定法，非可有類



以傳世也。世之人獨喜以此號召，真所謂不知文章爲何事，小說爲何物者，眩醜而已！
鑿者之美，豈必病於捧心歟？因知捧心之不得爲美，而美亦不盡在捧心也。倘使捧心
卽美，則美人雙腕造物，必不使齊伸。澆紗時之美，抑又何如？曰：其美在病，然則病而卽
美，死當更美，愈無是理矣！美自天成，文章亦天成，效鑿之不得爲美，蓋猶文章之不得
相同，而更可以類相從也；以類從同，且不可，而况人云亦云，等於勦襲，是豈可以卒讀
耶！

舊小說喜續，新小說喜複，皆不能自爲文章，亦不可列於文章，無非拾人牙慧，徒
污小說名稱而已！不續不複，則非別出心裁不可，吾於此書得之。何則？舊小說無不可
續者，獨三國演義，根於歷史，不可續也。乃不續而續，續而不續，因古人之名，而變古人
之迹焉。新小說，無不各如其類者，獨翻案一類，向所無有，是不複也。乃不脫歷史面目，
而成歷史小說焉，則又不複而複，複而不複者矣。鑿空之談，向壁而造，無一處不大鑿
於人心，無一事不悉合於情理，此誠絕妙文章，絕大文章，麟經之筆法在實，此書之筆



楔子 雨夜談心傷今弔古 晴窗走筆遣將調兵

史。公。所。應。爲。攔。筆。者。也。故。曰。此。一。大。部。史。論。也。
法。在。虛。以。白。描。爲。斷。案。寓。臧。否。於。無。形。謂。非。小。說。聖。手。可。乎。且。不。得。以。小。說。視。之。直。太。



第一回 省詐書水鏡留元直 脫徐母孔明遺趙雲





第一回 省詐書水鏡留元直 脫徐母孔明遣趙雲

反三國志

第一回

省詐書水鏡留元直 脫徐母孔明遣趙雲

話。說。千。古。相。傳。那。來。信。史。人。生。在。世。必。重。人。倫。我。國。有。五。千。年。歷。史，肇。造。民。國，只。十。餘。年。以。前。歲。月，都。爲。君。主。一。味。專。制。自。私。烏。烟。瘴。氣。大。家。眼。熱。自。然。皇。帝。鬧。個。不。斷。此。仆。彼。興，你。爭。我。奪，真。是。改。朝。換。代，殺。人。如。麻！篝。火。狐。鳴，揮。戈。問。鼎。一。登。大。寶，新。的。稱。天。命，舊。的。誅。一。夫。新。的。附。鳳。攀。龍，舊。的。除。根。斬。草。誇。說。興。朝，自。稱。盛。德，



沽名釣譽，便又來修前史，貓哭老鼠，本爲哄人，那裏信得！若問執筆之徒，不是前朝舊臣，便是新朝功狗，戰慄歸命之餘，匍匐天威之下，一個良心早喪！一個氣骨毫無！一般都是不識人，問羞恥之夫！阿諛求容，摸稜固位，自保性命都來不及，那還顧得後世唾罵，敢不歌頌新朝，貶削前代，內諱外諱，以辱主知，不但十分避忌，且須百般附會，才能著成一部加官進爵錄，仍莫測天顏喜怒，要他去學董狐，真無這種胆量；自求獨有千秋，尤無這種心肝！如此一來，一代史書成功之日，便將前朝史蹟，遺存的一點踪影，一併化作灰飛，送上雲端。所以古往今來，並無信史，除起枯骨而問之，或尙能言一二，此外覓遍人間，恐竟不能得到隻字的信史了。有心



第一回 省詐書水鏡留元直 脫徐母孔明遣趙雲

人痛心疾首，乃著野史，以遺後人。讀書之士，好古敏求，因重野史，不厭多讀。梟雄輩出，知正史欺人之力日微，復依正史，亦著野史而亂之。於是野史又不足信；其足信者，皆不同於正史者也。卽如三國演義一書，迷人最甚，其大體同於正史，而稱諸葛將才，非附鬼神，卽同兒戲，安危大計皆失之。諸葛殆不如此，是此類也。蓋不足信云。

說到人倫，亦以帝王之故，後增爲五。古者朋友自抑，以君臣相謙，動曰主臣，帝王既起，假名爲用，聖人垂君臣之義，比於朋友，不許人君妄自尊大，是君臣不過稱謂，倫常合於朋友，本無此倫，竟出諸上而冠於首，豈不大謬！卒以人生只有四倫，民主一作，不倒。



而。倒。其。餘。四。倫。人。既。不。能。一。日。無。家。庭。復。不。能。一。日。無。朋。友。自。不。可。滅。而。必。重。之。苟。違。此。義。無。異。自。棄。於。社。會。天。地。雖。寬。何。以。自。立。故。忘。恩。負。義。棄。親。賣。友。者。將。必。無。地。自。容。

三國演義稱徐庶懷才不遇，市上佯狂，殺人報仇，薦賢走馬，固豪傑也。而感劉知遇，致身圖報，忽將其母忘爲將護，生被程昱冒充手筆，誑入許都，致成不忠不孝之徒，而死老母與王陵趙荀輩一例抱恨終天！其擇交不慎，知母不明，謀人不忠，事賊不智，何至如是！雖說才人疎忽，策士縱橫，但抱各爲其主之心，都無推己及人之念，而徐庶既亦人材，不當竟至如此不可收拾也。有謂古之謀臣，卽今之政客，類多谿刻尖酸，不留餘地，方以類聚，始友程昱，



第一回 省詐書水鏡留元直 脫徐母孔明遣趙雲

陰謀無後，鬼神所忌，宜蹈此報，此仍過信亂真野史之言。比游京師，於爛紙堆中，市得古本三國舊志一冊，所言三國戰爭，諸葛徐庶一切行動，均不同於相傳之演義。三國結局，且不同於正史。後有跋，跋謂三國史籍，亡於五胡亂華之秋，世傳正史，出於偽作，胡惡言漢故，以天下屬魏，魏者偽也。又以故老相傳，中興流在閩巷，不可盡掩，則於昭烈書，正統以亂焉。云云。是三國野史，其真者尚在人間，亟思以廣流傳，惜早佚失前半。其書自賺徐母入都始，亦不知何人所作，要自可信，爰參酌而錄傳之，更名反三國志，以別演義。

書歸正傳，却說曹操聽從程昱之言，將徐庶母親誑入許都，教



程昱好生侍奉，賺到手筆，假造徐母家書，不言曹劉短長，只說年老多病，久不見子，倚閭深念，寥寥不過數語，加緘封固，差令在館侍役，與庶同族的一名鄉人，教以語言，許之歸來重賞。此人小名狗頭，心術素壞，貪金聲諾，去到新野，來賺徐庶，改事曹操。當下收書領命，辭過程昱，逕奔新野而來。一路夜宿曉行，不數日，已至新野，投書求見。

時玄德正因單福軍師說起，當世賢材，有琅琊諸葛亮，襄陽龐統，人稱伏龍雛，皆具經天緯地之才，治國安民之略，均在此間。襄陽山中高臥，極力推薦。玄德大喜，立備二分厚禮，命關羽往南陽臥龍岡，聘請諸葛孔明先生；張飛往襄陽龐德公處，聘請龐士



第一回 省詐書水鏡留元直 脫徐母孔明遣趙雲

元先生，並囑縣中預備迎接。關張領命，單福軍師又囑咐二人，少言詞，親自送出門外，候其登程去訖。回身進內，不到一刻，忽見縣役走來稟報，外有軍師鄉間人，說奉徐老夫人命，來見軍師。單福聞言吃驚，即令引入相見。來人禮畢，呈上書信一封。單福忽覩封面，老母手筆，眼中淚落。玄德不知何事，慰之道：「軍師勿憂，曷拆此書視之！」單福將信拆開，上寫：「聞汝近佐劉使君，十年遊蕩，幸可立身。老身爲曹公迎至許昌，年老病深，恐難相見……以下字跡，頓然模糊不明，似老人手顫所書，不可復識。」單福讀罷，揮淚痛哭不已，玄德對坐相感，亦歔歔不置。

單福哭罷，問來人道：「來時太夫人進膳如何？」狗頭道：「小人來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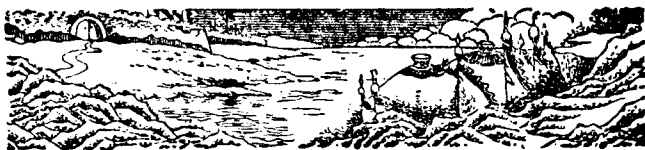


太夫人思念軍師，日止一粥。福聞言，愈覺悲痛，對立德曰：「福不材，本欲佐將軍共圖大業，今老母被囚，方寸已亂，不能更在將軍側矣！敬啓將軍，僕實姓徐，名庶，字元直，潁州人氏，因殺人出走，變姓名爲單福，蒙將軍不棄，獲侍左右。將軍大仁大義，定不忍庶母以庶故囚死許昌，倘令庶得見老母，德恩如山，沒世不忘！」立德慘然道：「軍師何出此言！備一時疎忽，未能奉迎太夫人，致高年而入許都，軍師又無兄弟，備何敢以一己遇合之私，妨軍師大倫天性之孝！」只乞少留祖道，以申微戀。軍師即可摒擋一切，早赴許昌，侍養承歡，同爲漢臣，何須介介。庶聞畢，甚感立德光明懇至，十分仁義，不覺流涕下拜。立德伏地相還，不迭，便命左右治酒，與軍師餞行。



第一回 省許書水鏡留元直 脫徐母孔明遣趙雲

酒過三巡，人報趙雲巡防回城，進見立德。立德命雲入席相陪，並告所以。雲以前破金鎖陣時，得知單福才高，大爲嘆服，忽聞將行，心中淒然，面含不捨。庶亦服雲，甚爲投契，相對更覺感愴。酒筵未畢，天上烏雲四合，忽然大雨傾盆，一連三日三夜，庶不得行。新野城中，水潦縱橫，城外更泥深沒膝。徐庶見母心急，不顧所以，天色稍晴，便辭立德，帶一隨從，與狗頭上馬出城。立德與趙雲、孫乾、簡雍及全縣僚屬人等，送至城外，猶自依依不捨。徐庶拭淚阻之。立德見不能再送，一時悲從中來，不覺放聲大哭，一行人無不落淚。惟有下書狗頭，見徐庶果能中計，不難獲賞，心花怒發，面上獨呈喜色。却被趙雲看入眼內，忍住未言。逕同立德等與徐庶灑淚。



而別，隨護玄德，一同還城，只心下狐疑不已。玄德回城後，仍命趙雲出巡屬地。雲領命，因一人愈想愈疑，覺得必有別因，惟恐徐庶在路，有何不測，且不去巡防地，連夜單人獨騎急急出城，竟暗地追蹤徐庶而來。

却說徐母應該五行有救，這下書人狗頭，原是個鄉下農夫，向未騎慣馬匹，又遇大雨新晴，泥溜路滑，深不見路，只隨徐庶馬後追趕。行至一處，路有大石，庶馬越過，狗頭慌張駕馭，馬性忽劣，前蹄一起，馬如人立，前足方落，後股猛然朝上一掀，登時將這狗頭從馬上摔成觔斗，跌在石上，兩隻狗腿，頓時骨斷筋折，受傷甚重。徐庶在前聞聲，勒馬回視，救之不及，急於見母，顧他不得，忙令從



第一回 省詐書水鏡留兀直 脫徐母孔明遣趙雲

人就近尋一人家，留給養傷費用，囑其在此安心將息，俟傷癒再行起程來許。加上一鞭，兩騎向前，如飛去了。

却說趙雲飛騎來趕，追了半夜一日，未能趕上。次晨早發，走了二十餘里，仍舊毫無影踪，下馬向土人動問道：此地何名？可是赴許昌大道？土人道：此處地名長秋鎮，正是許昌大道。趙雲又問道：前有三騎，何時過去，曾否見着？土人道：不曾。忽中有喜發俏語者，從旁驢言道：我見馬有三匹，人却兩個，只恐不是雲心異，細加盤問。那人道：有一人在此養傷，那二人已自去了。雲益驚道：軍師危矣！因乞指引人家，急往視之，則下書人也。胸懷復動，略示安慰畢，便央土人抬回新野。來到營中，雲先入帳，喝左右將那人扶上，只



見那人面色大變，雲盛怒道：「速將此賊與我碎剮報來！那狗頭匍匐入帳，正心中忐忑，一聲令下，嚇得魄胆皆飛，大呼冤枉！左右一擁上前，便來綑綁。雲又止之，怒問道：「爾奉何人所差，敢來新野行事？尚有何冤？」狗頭泣道：「小人不敢有詐，將軍恕之！」雲厲聲道：「送別徐軍師時，而汝在旁喜形于色，何也？」尚得敢言無詐。狗頭停泣，覷視雲，半晌不語。雲忽色霽，取案上令箭一折二段，示之道：「爾將許都來此實情，從速直說，使看軍師分上，更當爲汝療傷。我若斬汝，有如此箭，再敢隱匿絲毫，便須行刑。」狗頭搶地哭道：「願將軍饒我，小人之來，固程公之命也。遂將假書來誑，前後情事，詳細供明，咬牙切齒，深恨程昱，又因創傷大作，呼痛不已。」雲令左右牽下安。



第一回 省詐書水鏡留元直 脫徐母孔明遣趙雲

頓，卽馳馬縣衙，來報立德。

趙雲剛至衙前，只見張燈結綵，遍布衙內，略問門役，始知雲長已將伏龍聘到，懸綵迎接，現已在內。雲急步入二堂，遇恰雲長搶出門側，撞個滿懷。雲長道：子龍何事慌張？趙雲道：聞伏龍至，急欲入視其人何如，公亦如此慌張何也？雲長笑曰：前來告子知耳！相與大笑。雲遂將心疑追庶，獲到狗頭始末，及已供明行詐，一一語知。雲長深愛徐庶，聞雲言，尤爲著急，忙携雲手，回步入內，側首語雲曰：人言諸葛有神機妙算之才，胸多奇計，今已來此，曷卽以此事試之？趙雲道：軍師之去已遠，如能將軍師追回，老母救出，破操詭計，我輩方可心服。雲長領首。



兩人挽臂，進入後堂。趙雲參見玄德畢，玄德引雲前謁伏龍道：此諸葛先生也，吾新軍師，天下奇材，宜共師事之。孔明遜謝。雲禮罷，與雲長一旁就坐。孔明四顧，不見徐庶，說道：子龍將軍，四海交稱英雄，聞名已久，幸獲識荆，使君帳下文武賢材，皆已覲面，亮何幸焉！故友元直，獨安在也？玄德因以徐母來書，庶已還許告之。孔明聞而大愕，頓足長嘆，道：噫！元直母子將駢死矣！玄德甚驚，問道：先生何出此言？孔明道：元直母性剛強，深識大義，使君仁義，與曹操權奸，天下共見，賢如徐母，豈願招子事操，身在樊籠，來書有詐，元直急不加審，一至許都，徐母必怒其子，不知母復懟其不明，不智，輕於去就，怨艾交縈，益之以怒，徐母必自戕矣！元直孝母，何能

第一回 省詐書水鏡留元直 脫徐母孔明遣趙雲



第一回 省詐書水鏡留元直 脫徐母孔明遣趙雲

獨○生○故○曰○將○駢○死○也○。

雲長趙雲在旁聞言，不覺抬頭舉目，示意而笑，二人均暗暗心服。雲急將追趕元直，訊明狗頭，一切情由，陳說明白。玄德如夢方覺，一時情急，手足失措，急道：「備無狀，不能辨偽，又未堅留元直數日，以待先生之來，致入奸計，是我負伯仁，備之罪也！今得先生料事如神，必有奇計，能解元直母子之厄，出備於罪，敬屈先生，即就軍師之位，設妙策而救之！」言未竟，起身拜倒於地。孔明伏謝說道：「亮與元直情逾手足，安敢袖手不救，願使君勿慮，惟元直行已幾日，玄德喟然道：三日餘矣！孔明道：去幸未遠，若元直於路，能繞道往別水鏡，水鏡先生必省偽書破綻，而留元直，此天幸也；所慮心



亂不往，則失之而亦遠矣，當爲兩顧之計，此非二將軍親往不可！
玄德卽請上坐發令，孔明鞠躬入座，召雲長至前道。二將軍赤兔馬，日行千里，一日間便能追及元直，惟須先過水鏡先生莊上視之，如不在彼，再奔許昌大道追趕，必令同回。雲長領命，飛身上馬去訖。

孔明顧玄德道：前敗曹兵，所得曹仁李典營中令箭，及軍士衣甲何在？玄德卽命人在庫中取出呈上。孔明就案修書一封，喚趙雲近前道：將軍持書混入許昌，親投徐母，徐母自能依計脫身，當令雲長領兵前來接應，沿路小心將護徐母，一過葉縣，非君之責，不得有誤，並告以如此如此。趙雲大喜，領取曹兵衣甲數副，令箭



第一回 省詐書水鏡留元直 脫徐母孔明遣趙雲

一枝，接函遵命，改扮去訖。玄德至此，心下釋然，即請孔明後堂飲酒，爲軍師接風。孔明笑道：「即日士元當至，須先煩其隨同翼德三將軍，暫駐襄陽，提防曹兵復仇，可囑緩來新野。」玄德依言，又命孫乾送信去訖，乃一同入宴不提。

却說徐庶心亂如麻，領路的人，半途跌傷，失去嚮導，於路馬不停蹄，急急前進，漸至迷路，走入岔道，却誤向荊州方面而來。前途忽見一溪，來到溪邊，所有上下橋梁，乃被雨後大水盡行沖倒，一眼看去，却無渡船，乃下馬徘徊，不知已至何處，忙覓土人問之，以便求渡。土人道：「此乃兒童能道之檀溪，最是有名，而先生不知何也？」庶大駭道：「爲何竟繞至此間？」因念狗頭不止，更不知傷勢何如，



憾與從人皆不甚識路徑，如此何日得到許昌！知不可渡，策馬前行，心中悶損，人馬皆已疲乏；遠遠望見司馬德操莊院在前，因思入內作別，稍以歇足，更求覓一引路之人，免致再誤。進得門來，只見水鏡先生適與崔州平，正在草堂之上，相對奕棋，承彥一旁觀局。忽報徐庶來到，三人輟棋揖坐。童子獻茶畢，水鏡道：元直不居新野，以輔皇叔，來此何爲？庶告知一切。水鏡道：太夫人手書安在？庶自貼身取出示之。

水鏡接書，略一閱看，展顏大笑，擲書於地。道：元直生性聰明，乃被人掇弄至此，可發一笑！庶就地拾書，再加細視，仍不能明，瞠目而視。水鏡道：此僞書也！太夫人病中手書字跡，前文既不得，若是



第一回 省詐書水鏡留元直 脫徐母孔明遣趙雲

端○整○後○半○又○不○能○如○此○模○糊○顯○爲○冒○仿○售○詐○甚○明○何○竟○不○省○耶○？
聞○水○鏡○指○出○疑○竇○十○分○有○理○乃○恍○然○大○悟○更○將○手○書○筆○跡○細○察○不
但○模○糊○之○處○故○意○做○作○容○易○看○出○破○綻○卽○其○端○整○之○字○亦○有○數○處
點○畫○與○徐○母○平○生○手○蹟○大○不○相○同○明○係○爲○人○模○仿○更○無○可○疑○不○由
自○悔○心○粗○由○慚○生○恨○遂○謝○水○鏡○道○非○公○指○教○庶○惟○一○意○憂○母○蔽○聰
塞○明○將○永○墮○霧○中○今○幸○半○途○察○破○僞○書○然○如○此○奸○謀○是○非○欲○致○庶
赴○許○不○可○也○不○赴○則○奸○計○將○更○深○老○母○必○更○危○方○寸○今○已○更○亂○庶
意○無○論○真○假○以○去○爲○是○乞○公○爲○庶○更○展○一○籌○水○鏡○道○不○可○去○也○去
將○再○誤○庶○曰○能○緩○老○母○可○順○奸○心○庶○至○而○操○之○謀○息○矣○何○至○再○誤○
但○求○老○母○得○安○庶○得○一○面○死○且○甘○心○奈○何○不○去○故○今○雖○省○僞○書○必



仍赴之，庶志決矣！

徐庶言訖，卽欲起行。水鏡厲聲道：元直豈真不知母者乎？何一愚至此！操謀能息，母不能全。王陵趙苞之事，盍細思之！庶始如受棒喝，悚然退坐，不覺淚如雨下，重揖水鏡深謝之道：庶知罪矣，真幾再誤，使庶不陷於不孝，皆公之德，永不敢忘。水鏡復從容笑言道：此本不難知，必操曾求手書而見拒，始謀以僞書來誑，能拒則不危，未拒則不僞，吾於此書爲僞，而盡察之，元直心神大亂，盡失智計，故失察耳！要知萬不可赴，赴則母激怒而子陷，竊禍均不測！元直在外，吾料操斷不敢危太夫人，以自急其敵，使於君外更益一母，厚樹深仇，操不爲也。或更謬爲恭順，奉養有加，存恤周至，外



第一回 省詐書水鏡留元直 脫徐母孔明遣趙雲

沽名而內結，恩收買人心，舍此將無他策。故今不赴，母子終能相見。今赴則子固欲見母，母或欲見其子，將如之何？自速其危，無法可救。事有不忍言者矣！既識其謀，必反其智，乃即使操代吾子職，令之大失其算，有何不可！操致人不得，反爲人致，從此老奸之魄褫已言竟，哈哈大笑。又道：元直今可決其不去，而明高祖之得天下，始於杯羹，所謂反兵上智乎？徐庶收淚感佩，黃崔亦俱拜服，及聞水鏡此言，亦同聲來勸徐庶勿去。庶曰：先生推不匱之仁，明全孝之義，警其昏憤，教以智計，迷夢爲醒，茅塞大開，庶何敢去！獨老母不出虎口，人子之心，終慮其危，是以深思未答耳。言訖，趨水鏡前下拜說道：惟公憐而救之！水鏡急起道：元直不必如此，吾知



元直，母不得出，智不再生，亦將無以輔人，亦爲籌之熟矣！復坐，吾將語汝出母之道。

正言間，鸞鈴響處，童子飛奔而入，正欲啓告，水鏡聞聲，抬頭一看道：來矣！忙起相迎，則雲長自外邁步而進，入門未及爲禮，一眼先見元直，鳳目大展，喜道：軍師果在此間，諸葛所料不差也。於是禮畢，水鏡急問道：二將軍奉有何命而來？雲長道：羽奉兄長與臥龍將令，來請元直軍師，速回新野，原書有詐，不可赴許，羽尙奉有他令，卽請偕行，不得耽擱。水鏡道：容更相問，孔明到已幾日？雲長道：兩日。水鏡卽顧徐庶道：元直速行，不出十日，太夫人至新野矣。適所欲語，不必再告，諸葛已代爲策之，更勝吾計，速去速去！可問。

第一回 省詐書水鏡留元直 脫徐母孔明遣趙雲



第一回 省詐書水鏡留元直 脫徐母孔明遣趙雲

二將軍盡知，雲長笑而不語。徐庶將信將疑，無精打彩，只得辭過水鏡及黃崔二公，同雲長一路上馬出院。雲長於路說道：軍師自遵故道回行，羽不再陪。言訖，怒馳神馬，自投博望營中而去。徐庶目送雲長去遠，亦携從人，重返新野，與劉備孔明相晤不提。

却說徐母自被曹操誑入許都，程昱不時至寓探問，不甚寂寞。這時程昱算計已定，自得手書筆跡後，十餘日已不前來再獻慇懃。徐母門前，自是日加冷淡。一日黃昏，徐母膳後靜坐，忽報程大夫差有軍士送信，並衣物前來，有話面稟。徐母命進來人，罄折呈上書信一封，衣包一個，退立於旁，恭敬候命。徐母高坐堂上，早觀來人昂然入內，身材雄武，精爽非常，心羨程昱手下，竟有如此軍



士。又。見。進。退。中。節，十。分。知。禮，不。禁。亦。爲。改。容。略。問。大。夫。起。居，然。後。拆。信。觀。看，看。畢，仍。向。來。人。打。量。一。番，點。頭。稱。嘆。徐。徐。言。道：程。大。夫。請。我。過。府。散。悶，可。有。車。輛。在。外？衣。服。現。可。不。用，仍。請。帶。回。軍。士。稟。道：車。輛。備。妥，現。在。門。首。伺。候，卽。請。太。夫。人。發。駕。徐。母。領。之，略。囑。侍。女。小。心。門。戶，並。不。開。動。衣。包，正。眼。一。視。何。物，卽。將。原。包，退。還。軍。士，令。其。引。路，出。門。登。車。軍。士。隨。跨。車。沿，加。上。一。鞭，那。馬。拖。着。車。已。飛。馳。前。進。

徐母在車，暗自提防，留心外視，却見此車兩三灣轉，避去熱鬧街市，逕向許城西門而來。徐母亦不作聲，車到城邊，見有把城兵丁，上前盤詰，軍士卽于車內，摸出令箭一枝，僅向一揚，車已出了



第一回 省詐書水鏡留元直 脫徐母孔明遣趙雲

城門，上了大道。徐母以此車已然出了許昌，更須戒備一切，愈屏聲息，但看此車何往。初更時分，車已行至一處，前有大橋，橋邊停有貨車三輛，上裝布疋藥材，各有半車，在此歇足。車下橋頭，均有客商模樣之人，分開散坐於地。此車尙未走近，車夫揚鞭三響，一聲胡哨，地上之人聞得，均行立起，飛步奔來車次，團團圍住，一齊聲諾道：恭迎將軍。軍士道：已否齊備？衆人車下答道：均已齊備。小卒們在此等候多時，此卽八里橋也。言訖，車已到橋，停住，軍士跳下軍沿，挑起車簾，躬身啓道：卽請太夫人換車前行，望太夫人勿驚。啓畢，抬頭一視，車內並無徐母踪影，只見一鄉下老嫗，灣腰拱背，走下車來，向軍士檢裨道：子龍將軍勞苦，妾身就此拜謝。原來



老。嫗。卽。是。徐。母。自。在。車。內。改。換。軍。士。卽。趙。雲。也。雲。見。徐。母。改。換。已。妥。無。人。能。識。不。禁。大。喜。當。下。更。不。怠。慢。卽。令。兵。士。將。貨。物。併。作。一。車。自。身。軍。服。脫。下。連。同。各。車。所。匿。曹。兵。服。色。打。成。一。網。繫。以。巨。石。投。沉。橋。下。二。車。一。載。徐。母。仍。由。趙。雲。隨。車。親。護。一。載。兵。士。假。扮。客。商。輪。流。入。坐。晝。夜。兼。程。急。奔。新。野。而。來。時。當。中。旬。未。半。皓。月。迎。頭。如。同。白。晝。只。一。夜。一。早。已。過。襄。城。而。去。

却說程昱以徐母插翅難飛，未來十分在意，無心奉承，久亦不願枉顧，自喜騙到真跡，大功可成，一心一意，惟坐待徐庶入網，日盼其至。這日無事在家，忽又涉念，計算時日已久，往返程途，早應到許，何竟茫無消息，並去人亦不見回，深恐別有蹊蹺，或者新野



第一回 省詐書水鏡留元直 脫徐母孔明遣趙雲

有人，識破此計，狗頭竟已被殺，不由心下着慌，便思以久未問安爲名，親到徐母寓所，窺探動靜。遂一人踽踽而行，到門時，尙自低頭亂想。門公稟道：「昨日軍士相迎過府，太夫人今猶未回，何大夫又來問訊？」昱急道：「何人遣迎？」門公道：「大夫也！」昱駭道：「怪哉！怪哉！我今在此，並未相迎，奈何不來報我？」門公道：「大夫所迎，又何他報？今請速回，必仍在府。」昱怒極，情知此人不足與語，急詢來迎軍士車輛服色。門公說畢，程昱不覺怨恨，填胸暈倒於地。門公急忙來扶，猝不能起。門公私語道：「大夫似有心疾，今果病也。」昱兩耳能聞，胸中愈憤，半日始甦，直前批之。門公捫顙，且却道：「我扶大夫，大夫何尙批我頰？」昱不顧而行。門公嗷嗷自言自語道：「人言爾背恩忘義，」



今始親見其事。昱住足斥之曰：狗爾何言？爾縱徐母，會更捕爾。門公大怒，見昱僅一人，殊不懼，公然操杖來逐，昱乃逃。門公力闔其扉入，退而大懼，亦立遁去。及坊官來捕，則已空無一人。昱扶病來報曹操，說知一切。操大震怒，急命上將曹洪樂進二人，火速入府，令領飛騎八百，分途併力追趕徐母，及不知姓名軍士一名，毋令脫逃，如於中途捉獲，就地開刀，將首級回報。

曹洪樂進二將領命，點兵如飛來追徐母。這時徐母早過襄城，二將算定徐母乘車，自己乘馬，雖隔一日一夜，不須半途，便可趕上，故在後亦不分日夜，督兵追趕。那趙雲假扮商民，護定了徐母，在前急急趨程，一路關津，均被朦過。這日將出葉縣地界，心中漸



第一回 省許書水鏡留元直 脫徐母孔明遣趙雲

定，忽聞後面馬聲嘶動，因於車沿回首，只見遠處塵頭四起，似有大隊人馬追風而來。雲料知必是追兵來臨，忙卽亂鞭催車。車輪風動，滾滾而行，又數里，已出葉縣，再行回望，却見旌旂蔽空，千餘馬隊，翻動銀蹄，果係在後追趕，相去約只半里，霎時便可追及。自雖不來畏怯，惟慮徐母在車驚怕，不便廝殺；又值手無寸鐵，何以抵擋！心中大費躊躇，後面呼聲動地，曹軍已山崩川倒而至，雲只以身伏沿，死命加鞭，一心逃避，不知所計。轉過一個山坡，後面人喊馬嘶益近，大叫前車慢行，聲聲不要放走徐母，震山欲裂。山坡剛過，又轉過一樹林，忽有一彪人馬攔路，雲大駭，不得收車，竟然闖越過去。却聞馬上一人叫道：子龍來何遲也？雲拭汗回首，急



視之，却是關公，雲乃大喜。方欲答言，關公已躍馬橫刀，向前迎敵。曹兵去了。

却說那曹兵雷轟電掣，捲地而來，見三車馳飛前逃，知必徐母在內，趕了半日，看看趕上，轉過山坡，前車忽然不見，轉過樹林，猛抬頭，只見旌旗亂颭，殺氣迎人，五百名校刀手，一字兒排開，前面一人，身騎赤兔追風馬，手執青龍偃月刀，不是別人，正是那漢壽亭侯關雲長，領兵在此，擋住去路。關公駐馬橫刀，早見來將何人，馬背拱身大叫道：二位將軍，別來無恙？曹洪樂進二馬當先，見是關公，同時大吃一驚，磨鞭急止，三軍軍士早亦望見，一齊倒退，後隊潮湧而前，收馬不住，立時踐踏無數。曹仁樂進不敢回顧，急忙



第一回 省許書水鏡留元直 脫徐母孔明遣趙雲

勒住馬足，先來答禮。關公微笑開言道：「某家在此，等候多時，即請二位將軍收兵，止於此地，勿再窮追。」回稟丞相，只說關某當日丞相不忍令失兄弟之情，敢求今日對於徐庶亦毋忍絕其母子之愛。言盡於此，後會有期。關某去也！說完，將刀身後一指，五百校刀手登即回身來趕趙雲前車。關公一人拍馬提刀，從容斷後。曹樂二將明知不敵，眼睜睜望着關公後影，馬尾飄灑，前面兵卒如雲擁定。徐母一車居中，飛馳而去。四目相視，面上均各失色。只得長嘆一聲，重來檢點受傷人馬，收兵回報。曹操自去請罪不提。正是：

白羽初臨，便覺風雲變色；黃泉不俟，復爲母子如初。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三國之不得一統，由於諸葛非一統之材。隆中坐對，僅許三分，卒亦祇定三分之局。其與孫劉材智匹敵，自知頗明。劉備時當狼狽失據之秋，能分鼎足而立，已出非望。故三國之成，自以劉備得諸葛始，而諸葛得自徐庶走馬之薦。未薦諸葛以前，諸葛無由出，三分不可定，是卽非三國史也。非三國之史而翻其案，是爲冗筆。又三國之主，以曹操孫權劉備三人當之，其他不與也。三國演義前三十回中，皆爲黃巾宦官內外交煽，以致羣雄四起之史。其書主張由合而分之理，自不得不追溯大亂之源。而董卓孫堅袁紹袁術，以至孫策等，此仆彼興；下至張繡張魯李傕郭汜之輩，擾攘無忌。餘如王允之忠，陶謙之讓，董承之義，禰衡之正，呂布之雄，陳宮之智，無非爲三國前驅。其事雖不無可傳，要均非三國史中主要人物。入三國史後，卽盡死滅無餘，不足叙也。非三國史之人物而翻其案，是閑筆也。冗筆閑筆善文章者所不屑爲，著者以不相干三字而盡去之，下筆卽抓住正史翻案，此爲文章有法，不閑不冗，卽謹嚴義例，又豈能以不耽擱工夫，遂或可一漁雪之乎？是非不爲漁雪，蓋不可漁雪也。讀者勿爲著

第一回 省詐書水鏡留元直 脫徐母孔明遺趙雲



第一回 省詐書水鏡留元直 脫徐母孔明遣趙雲

者從人生在世不可無家庭朋友等一段文字說起，故意引至做書人心腸，要從此地發展等一派巧言瞞過，始爲善讀本書者。

三國演義，僅言賚徐母家書者爲心腹人，自稱館下走卒，奉老夫人言語云云。此必言徐母鄉人，也是姓徐的一個壞蛋！是教人愈加痛恨，加一倍寫之筆法。後文跌斷狗腿，方更大快人心，亦見徐庶之誤信，不僅在筆墨假造間，是證人證物俱全之說也。卽由重加爵賞四字，露出喜色，惹動趙雲跟蹤，盤出根底，可謂不虛點墨，針縷細密。

三分鼎足，西蜀劉禪，有四十二年正位，而單騎救主，生死繫於趙雲當陽之戰，故趙雲爲三國史中最重要人物。然劉禪庸主，卒至出降，子龍地下之恨，真無已時也。則與其救一無用之劉禪，曷若使救一有用之徐庶？又救人之子，不若救人之母也。三國中全人骨肉於生死患難之際者，惟一趙雲，故以之救徐母者，誠非趙雲不可也。三國中救阿斗，以延劉緒，繼帝統，是子龍第一大功。本書救徐母以存徐庶，使薦兩賢，成一統，亦必合子龍成第一大功。所謂非其人不使，而翻案之筆，始無一字無來由也。薦賢



則由徐庶，救主則由趙雲，正統書劉，故第一回必將此二重要人物首舉出場，讀者幸勿草草讀過。

伏龍鳳雛，皆爲元直之友，嘗讀三國演義，見其獨舉諸葛以荐，每竊怪之。其後赤壁鏖兵，授計以脫徐庶者，且爲鳳雛，是何元直於友二人間，轉若有所厚薄也。若言偶忘，其時玄德且詢及鳳雛，元直因便，亦當雙舉，方稱無乖於友道。今以元直雙荐兩賢，可謂爲古人彌平缺憾不少。

三國演義，於孔明之出，詳叙三顧之勤。孔明自比管樂，蓋有輔主安邦之志，非可以隱淪比也。夫隱則不仕，仕則不隱，以隱求仕，古俗使然。彼釣渭耕莘，未聞必須三顧也。奈何大搭架子，堅要三顧。孔明甯不相去。古人甚遠，吾始終疑之。且堂上懸圖，胸中指掌，又似預備已久。雖日出處之間，不可不慎，而喬模喬樣，終覺不甚光明。此無惑三國陣前，每逢詭計多端之罵也。演義中亦以微筆，每藉張飛嫵媚可愛之口，大叫出之；而世間婦孺不知，反藉藉稱道三顧茅廬不置。惟玄德梟雄，始折節卑躬，作明知故昧。

第一回 省詐書水鏡留元直 脫徐每孔明遣趙雲



第一回 省詐書水鏡留兀直 脫徐母孔明遣趙雲

之態已耳。是演義如此，實非所以尊諸葛者也。本書僅命關張備厚禮，躬聘二人，而銜前張燈掛綵以迎，已足備迎賢之典，可稱得體之至。至關趙試探孔明，實為奇材驚世羣臣未服中，不可少之文字；亦推波助瀾，始呈曲折之文筆也。情中生文，而后安排計策，始見孔明出奇之妙。隨手烘脫，而后曹兵弓箭皆活，赤兔如飛，否則便成刻板文字，讀者將昏昏入睡矣。後再借重關公勒馬橫刀，是真能畫出生龍活虎者，又儼然一齣華容道也。文心靈活，可愛殺人！

第二回 戰江夏孫氏雪前仇 讓荊州劉牧懲後患





第二回 戰江夏孫氏雪前仇 讓荊州劉牧懲後患

反三國志

第二回

戰江夏孫氏雪前仇 讓荊州劉牧懲後患

話說關公拒却曹兵，趕上徐母趙雲車輛，簇擁着逕回新野，先遣人入城報信。玄德聞知大喜，忙傳令親出迎接。徐庶阻攔不住，乃飛騎向前出城，遙見關公匹馬奔至，以鞭回指道：「軍師速前，太夫人車來也！」徐庶慌欲下馬，近前執轡，那赤兔馬四蹄翻飛，一團紅火，已滾向城闈去了。庶急牽馬前行，約五里許，望見人車蜂湧，



卽俯伏道旁以俟，母子相見，不免抱頭痛哭一番。又回身拜過子龍，因請換馬，自來扶轅。於是趙馬縱轡前驅，徐庶步行策車而進，將至城邊，早見玄德居前，衆官列後，左有孔明，右有關公，俱恭候城門相迓。雲一馬先到，滾鞍而下，玄德舉酒勞雲道：「非子龍不足完軍師天倫，幾令操斷吾一臂去矣！」徐母車到，玄德躬身迎扶。徐母拜道：「使君以孝示天下，因人子而及其母，辱收賤妾，恩德如天！重錫遠迎，寵逾非分，妾不敢當！」再三固辭，不肯先入。玄德遂偕孔明等前行，又止衙前迎候。徐母入署，當廳重展拜謝，訖庶隨母後，復謝孔明關趙相救之惠，自有侍妾引導徐母，請入後堂，更與甘糜二夫人相見，玄德切囑用心侍奉，卽讓東廂上房居之。大排筵



第二回 戰江夏孫氏雪前仇 讓荊州劉牧懲後患

宴，慶賀軍師母子團圓，人人心悅。

一連三日，宴畢，玄德出廳齊集諸將，共議大事，權拜孔明領軍師將軍，徐庶爲右軍師，龐統來時，爲左軍師，孔明徐庶遜謝，東西就座，玄德言道：今曹操擁五州之衆，虎視荆襄，挾天子以令諸侯；孫權席父兄之業，坐據江淮，有獨霸一方之志，備忝居漢室宗親，曾奉討賊之詔，而率不教之兵，值屢敗之後，地不過襄樊，衆不過三萬，器械糧草，時虞缺乏，欲求立足，免吞併，猶懼其難，何足當安劉之重任；幸二位軍師，大小將士，各抒高見，共拯危亡。孔明答道：主公勿憂，亮夜觀天象，吳楚分野，不日定有兵爭，近聞景升病重，荊州斷難久保，一旦有事，以義赴之，則可唾手而得，此以地近交。



親。曹。吳。所。不。得。爭。鋒。者。也。俟。得。荆。州。然。後。撫。定。零。桂。西。併。梁。益。南。可。出。宛。落。西。可。出。秦。川。北。向。以。爭。中。原。主。公。討。賊。之。志。必。有。一。日。大。暴。於。天。下。爲。今。之。計。但。當。積。儲。糧。食。內。用。自。固。養。精。蓄。銳。坐。觀。時。變。天。下。固。易。爲。也。可。令。雲。長。率。馬。步。軍。八。千。元。直。輔。之。往。屯。襄。陽。翼。德。領。馬。步。軍。一。萬。二。千。士。元。輔。之。進。扼。南。陽。亮。與。子。龍。奉。主。公。安。駐。此。間。簡。練。士。卒。用。爲。聲。援。生。聚。教。訓。與。民。休。養。亮。料。曹。兵。新。敗。於。襄。樊。日。夕。尙。難。報。復。孫。氏。積。怨。於。黃。祖。早。晚。必。將。尋。仇。是。二。子。不。至。遽。爾。見。逼。且。吳。不。能。越。長。江。曹。不。敢。自。陷。於。絕。地。庶。幾。目。前。之。局。可。保。而。未。來。之。計。可。圖。也。

玄德聞言大悅，即日命雲長領兵，前赴襄陽駐紮，以徐庶爲之



第二回 戰江夏孫氏雪前仇 讓荊州劉牧懲後患

謀主調回張飛，改令南陽屯守，以龐統爲之謀主，進扼曹兵南下之路，兼護軍師將軍孔明家小，提防徐母覆轍。雲長元直受命，同領人馬，庶入內辭別徐母，立時二人馳向襄陽防地去訖。

不數日，人報三將軍張飛偕左軍師鳳雛先生龐統已至，立德亦命闔城燈彩相迎，署中設醮接風，又是一番熱鬧。息軍三日，飛性不耐，急催士元同拜新命，亦領兵趕赴南陽，前去鎮懾，專備曹兵調撥已定，立德自與孔明趙雲，率領偏裨文武一千將卒屯兵新野，隨時兩地聲援。昕夕計議練兵儲糧各事，鞏固城郭，真個日日招軍買馬，朝朝積草屯糧，頓時間士飽馬騰，人心盡附。那孔明負有管仲樂毅的物望，立德早聞大仁大義的名聲，荆襄九郡豪



傑，一日向風，誰不思棄。暗投明前，驅效順。遂愈覺來歸。恐後。

內中單表一位老英雄，長沙人氏，姓黃名忠，表字漢升。時年已六十有餘，身長八尺，猿臂熊腰，善使一副弓箭，有連珠貫蝨百步穿楊之能；慣用一把八十斤長柄大砍刀，刀法神奇，舞來風雨不透。黃巾賊起，忠鎮守長沙三年，無人敢犯。董卓向之求賂未獲，不錄其功。卓死，曹操弄權，忠嘆道：「天下大亂，奸雄竊柄，不絕於朝。逐鹿之勢已成，吾將安歸？終不得爲天子守一隅土也！」因棄官掛印而去，耕於嶽麓。及聞玄德卑禮迎賢，伏龍鳳雛，一時俱至，復私慶道：「漢室中興，定屬此公。彼高臥山中者，且推枕而出，吾其舍耒耜有日矣！」不覺回顧弓刀而笑。忽於隴畝間，村老相傳，孔明求將，乃



第二回 戰江夏孫氏雪前仇 讓荊州劉牧懲後患

大喜道：不謂年逾六旬，得仍赴漢家之難，弓刀爾母再鳴，馬革卒不我負。於是囊弓挾矢，牽馬門外，伸腰舒臂，昂首四顧，仰見長空，正懸皓日，萬里無雲，倏一大鳥衝天而過，忠從容抽矢射之，應弦而墜，影及於地，忠又舞刀就之，其鳥已貫矢而斃。忠攬鳥上馬，面有得色，拍馬掄刀，一路花雨，繽紛迴風如雪，路人但見一騎塵土飛揚，不知黃忠依劉去也。

又有一人，姓魏名延，表字文長，自幼人材出眾，武藝超羣，只因報仇行劫，被官府誣捕，畫圖緊急行拏，迫延反上巴陵，嘯聚羊樓峒裏，落草爲寇。每日擄掠行旅，自飽其衆，更多散金錢，廣招無賴，遠近歸之，聲勢頗大，峒外已無人敢行。黃忠不知繞路，恰從此地



經過，早有伏路嘍囉望見，飛報魏延，說來人手有弓刀，雖老恐不能敵，未敢下手。延大異，卽令手下黨羽，分布要道，親身飛騎，前來剪徑，誓非殺此大胆老賊不可。二馬相交，大戰數十餘合，未分勝負。忠佯敗走，延拍馬追來，忠吼聲如雷，回身一箭，正中魏延盔纓，跌落馬下。延心駭極，伏地認輸，忠亦下馬扶之，哈哈笑道：「聊相戲耳！非愛足下英勇，吾箭豈有目者，奈何埋沒於此，自取折纓之辱乎？」因說使共投立德。延悅服，聽命，便領山寨部卒一千三百餘人，馬數百匹，登時放火燒山，携所有細軟，隨同黃忠，齊來新野投効。立德問知二將材武勝人，不在關張之下，又喜添無數人馬爲助，厚筵待之，立授黃忠爲後將軍，留於帳下聽用，授魏延爲偏將軍。



第二回 戰江夏孫氏雪前仇 讓荊州劉牧懲後患

又另撥給新野精練兵馬三千，合領原來馬步士卒，令赴樊城駐守，可就近聽雲長節制指揮，勿誤軍情。又以幕賓孫乾副之，助其謀略。魏延欣喜領命，同了孫乾，自去見過關公，小心防守不提。不出三月，玄德募集敢戰驍健步卒三萬餘人，延接新來勇武材能之士七十餘員，盡用爲偏裨牙將，有馬五千餘匹，軍糧數十萬石，一面選易守令和輯軍民，勤求治理，以安百姓。諸葛信賞必罰，黃趙共苦分甘，一時刁斗維嚴，閭閻可樂。玄德尙不時親巡轄屬，漸覺四境乂安，謳歌遍起，轉弄到人不知兵，夜不閉戶。起來，早有細作報入荊州。

却說荊州劉表，素不願居漢室宗親，却以名士出身，沾沾自喜，



擁。有。荆。州。無。力。匡。扶。九。鼎。獨。於。大。義。尚。能。明。白。自。立。德。爲。蔡。瑁。譖。逼。越。居。新。野。心。中。時。常。悲。恨。自。悔。只。以。內。碍。嬌。妻。無。從。發。洩。鬱。悶。日。積。神。經。受。傷。不。久。便。由。心。悸。怔。忡。加。患。哮。喘。荆。州。素。乏。名。醫。蔡。夫。人。又。朝。夕。溺。愛。少。子。不。來。相。顧。坐。是。二。豎。日。深。遂。成。怯。弱。內。損。元。氣。大。虧。之。症。咳。嗽。盜。汗。日。夜。不。甯。昏。沈。在。牀。漸。將。不。治。先。時。人。尚。清。醒。數。月。中。幾。次。探。報。到。來。聞。得。立。德。大。敗。曹。兵。奪。了。襄。樊。禮。聘。伏。龍。鳳。雛。已。到。新。野。新。收。黃。忠。魏。延。一。千。戰。將。兵。馬。糧。草。堆。積。如。山。亦。暗。暗。忻。喜。不。時。嗟。嘆。一。日。又。報。新。野。綏。集。流。亡。荆。民。往。歸。如。市。人。心。恐。被。動。搖。劉。表。病。在。昏。沉。聞。此。消。息。心。忽。自。動。深。思。南。陽。白。水。原。爲。世。祖。光。武。發。祥。之。地。目。下。漢。室。危。亡。宗。親。零。落。劉。虞。

第二回 戰江夏孫氏雪前仇 讓荊州劉牧懲後患



第二回 戰江夏孫氏雪前仇 讓荊州劉牧懲後患

既。殞。於。幽。州。劉。璋。在。蜀。闇。弱。無。能。自。己。本。屬。書。生。兩。兒。豚。犬。被。操。稱。辱。切。齒。至。今。難。報。夫。人。尚。偏。愛。不。明。日。搆。閱。牆。之。釁。自。召。外。禍。久。後。荊。州。必。屬。他。人。漢。室。興。亡。只。落。在。玄。德。一。人。身。上。今。治。新。野。如。此。必。懷。大。志。民。心。既。然。歸。附。不。如。竟。以。荊。州。讓。之。免。斷。送。於。兩。兒。之。手。死。亦。可。對。列。祖。列。宗。於。地。下。輾。轉。尋。思。至。此。心。下。似。已。輕。鬆。病。如。減。了。一。半。不。由。啓。目。四。顧。房。中。無。人。逕。於。病。榻。抬。身。居。然。掙。扎。坐。起。復。凝。神。自。喜。道。天。誘。吾。衷。以。啓。吾。弟。必。是。天。將。與。賢。不。可。違。也。決。不。可。以。與。子。吾。獲。瞑。目。矣！

劉表當下擇賢之心既定，便不欲告知夫人，及謀於蒯越蒯良、蔡瑁、張允等一班左右，苦撐下牀，扶牆就案，抽筆即去修書，往召



立德只言病重思弟，一爲訣別，將有所托，望偕諸葛子龍，一同速來。寫到這裏，已覺筆有千鈞，兩腕亂顫，不能再寫，擲筆倚牀，塞書枕下，側臂向後而倒，驟忽暝眩，又行暈去。蔡夫人趨來視疾，哭喚半日方甦，始知表疾已入膏肓，危在旦夕，因泣問道：主公若此，琮兒將如之何？表僅指口，雙目流淚不語，有頃始道：吾自有處，夫人勿憂。夫人見表時時昏沈，急召蒯越求計。蒯越道：吾當矯命如此如此，召大公子先回，人至或殺或留，盡操夫人手矣！蔡夫人悅，密令如計而行，再來看視劉表，表仍未醒，從事伊籍適入，卽囑道：不知琮兒何往，妾將覓之，煩從事暫侍主公，醒時速來喚妾。籍敬諾。夫人足方出闕，表似乍醒，見籍甚喜，呼之近前，低聲說道：待子久



第二回 戰江夏孫氏雪前仇 讓荊州劉牧懲後患

矣！手摸枕下藏書授之道：煩君速往新野一行，更喘息道：家國重託，在君一身，慎勿稍洩，誤我大事，死且知感！伊籍受命，泣拜而去。却說劉琦在江夏屯駐，日日悶處船中，近來時覺肉不顫而自驚，坐臥非常不甯，稍覺痊可，又忽奉急令移防荊州，不明就裏，惟以軍令父命，兩俱難違，只得告請黃祖，另撥水師速行接防夏口。祖令呂公引所部戰船百艘，前來相代，訖琦即領全部舟師，計戰船大小二千餘隻，開行上游。剛至巴陵，又接荊州急遞文書，內言父親病重，令將師船止駐半途，火速遄歸。琦驚駭不已，捧頭大哭，遂一人遵陸，兼程飛騎而進。

不意劉琦水師一經移動，早有東吳細作探明，又將消息飛報



江東孫權聞之，大喜設朝，便思商議興兵，乘機報仇，去取江夏。時水軍都督周瑜，正偕魯肅，在鄱陽簡練水師，同不在側，文官僅有張昭顧雍虞翻張溫，武將有程普黃蓋韓當周泰徐盛丁奉甘寧陳武等共守建業，餘均布在要隘。孫權當下會合文武衆官，道劉備見逐於蔡瑁，早離荊州，出屯新野，劉表又病重未卜生死，今據探報，劉琦水師移入荊州，此必劉表將亡，二子爭立之故。江夏現在空虛，惜公瑾子敬在外，急不能歸，孤欲親將三軍前往，雪恨取江夏，誠黃祖以報不共戴天之仇，諸君以爲如何？徐盛諫道：不可先破虜將軍，先討逆將軍，均以輕身親出致危，將軍欲報先將軍之仇，只宜坐鎮江南，未可輕動。盛不材，願領一軍直取江夏，斬黃



第二回 戰江夏孫氏雪前仇 讓荊州劉牧懲後患

祖之頭，以奉先將軍之靈，乞主公許之。張昭說道：徐文嚮之言，是也。願主公速定大計，毋使遲疑，可即從之。

權見文武同心，已操勝算，心中大喜，當日下令，授徐盛爲前將軍，即拜江夏太守，但留程普黃蓋二將，共守吳會。其餘五將，並偏裨將士，合領水師三萬，步軍一萬五千人，俱隨徐盛出兵。徐盛頓首受命，便領衆將出至大營，升帳先議進兵方略。說道：此去江夏道路，計有三條，一由九江陸路，出金牛鎮，越咸寧新市，可攻江夏之南；一由建業水路，達樊口登岸，經梅城白澗，可攻江夏之東；正面水師，沂江溯流直上，可攻江夏之北。不知那位將軍，敢當一二兩路重任？韓當周泰齊聲願往，盛即令韓當取第一路，周泰取第



二路，各與五千軍先行去訖。又命甘甯領船二十艘，爲前部先鋒，早半日起兵；甯領命，亦先去訖。盛分丁奉、陳武爲左右翼，自領全部水師，督軍隨後，出正面援應甘甯，向前出征。時際涼秋，九月洞庭水漲，長江浪濤汹涌，西北風大作，各戰艦滿掛風帆，其疾如矢，只五六日間，哨船來報，前面已離夏口不遠。

且說甘甯領船爲前部先鋒，乘風直搶夏口，欹船側水，怒槳如飛，遠遠望見夏口岸邊，疎疎落落，約有戰船百十餘號，在彼駐守。甘甯早得探報，已知夏口守將正是黃祖部下愛將，當年射死孫堅的呂公。甯爭功心盛，便用言激厲水兵，一面催船火速向前，急來尋仇。此時呂公已瞭見下流有小船二三十隻，滿載軍士，乘風



第二回 戰江夏孫氏雪前仇 讓荊州劉牧懲後患

吶喊，飛掉搶來，明是吳兵來到，急忙準備迎敵，一脚躍出艙頭，親身擂鼓。各船聞警，爭先啓棹，紛紛掉頭開動時，東吳船已至切近。呂公舉旗一揮，心欺吳兵舟小人少，手下戰船，望知號令，便依次散開，成了個圈子，把吳船圍將起來，又衝風直上，四面向吳船撞去。一聲梆子響，箭如雨發，甘甯各船軍士，只有高舉籐牌，遮擋不住，頓時二十隻戰船，滿載亂箭，如同二十隻水刺蝟，在江中團團亂轉，却不顧命般往來衝突，江面風勢愈緊。不提防呂公坐船，反被外面江風，朝裏一逼，恰遇甘甯船隻，撞將出來，兩船正對了頭，相距不過丈許。甘甯眼快，急舉左手飛舞籐牌，護定頭面，右手帶緊所執鋼刀，廻腕向後一揚，將身退後半步，猛然抬腿朝上一縱，



早。躍。過。呂。公。船。上。只。聽。大。喝。一。聲。手。起。刀。落。已。將。呂。公。連。肩。砍。倒。順。手。割。下。首。級。揮。刀。亂。殺。滿。船。兵。士。無。人。敢。敵。一。半。死。於。水。中。東。吳。船。隻。一。齊。得。勢。奮。勇。過。船。亂。呼。砍。殺。夏。口。船。隻。目。見。主。將。喪。命。百。餘。隻。戰。艦。一。律。胆。寒。不。敢。戀。戰。登。時。四。散。解。圍。一。隻。隻。扯。起。風。帆。皆。忙。向。江。夏。逃。命。

對江黃祖，接得探報，聞得江中喊殺震天，已在城頭觀戰，一見如此情形，即遣大將張武、蘇飛，帶領隔江戰船，來援夏口。當遇甘甯乘勝追逐逃船，越江而來，兩方即在江心對陣。一方占着順風，一方占着順水，却把長江天險，恰恰各得平分。金鼓雷鳴，短兵相接，夏口敗回船隻，又轉身圍攏，前來助戰。蘇飛坐船較大，在後指



第二回 戰江夏孫氏雪前仇 讓荊州劉牧懲後患

揮張武坐船在前，早接住甘寧單刀對戰。張武本非甘寧敵手，祇戰了十餘合，已只有招架之功，却因甘寧船少，被蘇飛四面合圍，困在當中。江夏兵多勢大，甘寧無心久戰，只思乘隙突圍，却反爲張武絆住，失去一半酣戰之力。那江夏船上亂箭，又如飛蝗般逼來，看看不便廝殺，寡不敵衆，東吳兵正要敗北，忽聽下游江面，鼓角驚天，號炮震地，旌旗已蔽空而至，旂開處，艨艟戰艦，風帆飽滿，猶如百座連城，排山倒海，破浪飛來。當中一座大船，桅頂高懸一面帥字大旗，迎風招展，船頭一員大將，明盔亮甲，巍然獨坐，兩旁將士，夾侍如林，乃徐盛也。甯見盛親統大軍，救應已到，奮臂一呼，大軍到了，所部各小船上水兵聞之，猛勇頓增十倍，剎時舍死忘



生，全力向外撲殺。外面丁奉領船從右殺來，陳武領船從左殺來，人人奮勇，個個爭先。真個兵乘風勢，風助兵威。但遇江夏的船，跳過就殺。這一江的好風，却遇着這一場的好殺，只殺得江夏水師，血染江流，尸橫水底。夏口助戰的船隻，又是望風而逃了。丁奉催動戰船，趕上蘇飛，便彎弓搭箭，將蘇飛一箭射落水中。張武心慌，早被甘甯一刀逼近，結果性命。

黃祖獨在城頭，看見風色不利，自家水師大敗，急叫手下關城。又有探馬報來，東南兩方城外，俱有東吳人馬，從陸路殺來，不知多少，即將攻城；一路是九江周泰旗號，一路是令支韓當旗號。黃祖聞報，不由意亂心慌，知城萬不能守，只得棄了城池，避入未經



第二回 戰江夏孫虎雪前仇 讓荊州劉牧懲後患

出戰的留守坐艦，慌令將帆桅扯滿，速向鸚鵡洲開駛飛逃。

黃祖上得船時，東吳大隊戰船，已得徐盛號令，乘勝即攻江夏，萬衆傳呼，千軍鼓柁，便如弩箭離弦，江豬滾浪般，殺往江邊。先到的船上水兵，正烏亂紛紜搶着登岸，江心中猶在喊殺不絕，兀自餘戰未息。黃祖躲在船中，掩身艙畔，向外偷窺，心中十分害怕，私幸出城得快，這時江夏定已失了，船過江心，又不時提防有船追來，只不住的隔艙槌板，催着舟子乘亂火速搖船逃走。將至鸚鵡洲前，時近黃昏，風勢乍落，上流水勢汹涌，轉把黃祖的船倒衝下來。祖心慌急，自出艙來督篙，猛回頭，見水程不遠，有一小舟在後飛划而至，更聞舟中高叫，勿要走了黃祖！這廂舟兵聽得，皆棄祖



赴水逃生，祖知不妙，便決計舍舟登陸，跳上岸去，不顧高低，舉足向前飛奔。後面小舟，亦來傍岸，一將當頭持劍，躍上岸來，在後緊緊相追不捨。一個如閃電馳風的前奔，一個如流星逐月的後趕，直趕到一座大墳前面，黃祖見不得脫，便趨墓背躲藏。那將趕至墓側，忽然不見了黃祖，知必隱身墓後，更不怠慢，繞墓來搜。黃祖聞聲，又蛇行繞至墓前相避，乍覺眼前一亮，却覩墓門樹着一道石碑，題曰：漢處士禰衡之墓。不覺神魂俱喪，木立如痴。再聽身後，已有足步聲，似那將又將搜索過來。祖略一回顧，方看明來追之將，又是見面切齒的仇人，尋思無可逃生，亦不再思躲避，只一手撫墓，仰天長嘆一聲，拔劍自刎，登時死於禰衡墓下。那將大喜，



第二回 戰江夏孫氏雪前仇 讓荊州劉牧懲後患

趨前割了黃祖首級，乃甘甯也。

原來甘寧自以在陣殺了呂公張武，奪得首功，又搶了夏口地方，功績已多，便思將攻取江夏功勞，略分他人，以睦吳將。正在江中一味截殺餘兵，奪掠船隻，往來肅清江面，忽有小卒報說：見一大船，乘亂揚帆，恐是黃祖，逃往上流去了。甘甯不信，自駕小舟追來，果認得是黃祖的坐艦，便不能舍而不追，直到鸚鵡洲前，方才趕上，無心中成此大功。後人有詩讚道：

鸚鵡洲前百草生，當年國士殺禰衡。墓門伏劍仇讎死，獨見甘甯博盛名。

且說徐盛大軍登岸，見城門大開，一擁而入，唾手得了江夏。陳



武領軍在前，提刀奔上城頭，來殺黃祖，却已一人不見，便令樹起東吳旗幟，飛遣人報知徐盛，迎接主帥入城，以安民心。徐盛大喜，擊鼓鳴鉦，整隊而入，百姓伏道以迎。徐盛入衙坐定，人報周泰、韓當兩枝人馬早到，盛命即駐城外，與水師環城犄角，毋驚百姓。不日奏凱班師，不必入城，只嚴防陸路，免黃祖改裝脫逃要緊。仍令將功勞入簿；一面檢點人馬俘獲，諸將紛紛獻上功勞，齊來參賀，却單少了甘甯一人。盛即令人到水陸營中查傳，亦只不見。直至二鼓，人報甘甯渡江而來，獻上三顆首級。盛聞知呂公黃祖俱被甘甯一人手戮，建立奇功，不覺下帳相迎道：將軍英雄蓋世，爲君侯雪大恥，復大仇，盛不如也！待露章飛奏，以懋爵賞，盛未敢輕議。



第二回 戰江夏孫氏雪前仇 讓荊州劉牧懲後患

其功，甯拜謝。盛始命擺酒慶賀，大犒三軍，連夜差人，持黃呂等首級，賚報吳侯。權驚喜道：「孤不喜得江夏，喜得興霸一人，獨成大功，爲孤雪恨，二賊果有今日乎！」乃親陳酒醴，告祭父兄，獻首於廟，歸朝受賀畢，飛檄授甘甯領九江太守，以酬其勛。從行諸將，盡加封賞，此等驚人消息，自更如飛報與荊州。

却說劉琦飛馬慌忙入了荊州，不先入見蔡夫人，逕來急視其父之疾。劉表自遣伊籍行後，病似微有轉機，人亦常能清醒。劉琦衣不解帶，又晝夜不離父側，以故蔡夫人急切不能如計行事。己有三日，這日破曉，忽有流星探馬來報，江夏失守，黃祖身亡！劉表病中耳根甚靈，聞之大吃一驚，招劉琦近牀，一陣喘氣追問：何以



來時軍備，疎防至此。琦以爲父病重自忘，乃稟告移防一切始末，原來琦恐父病惡煩，多言傷氣，除侍病請疾外，未敢他涉，並不疑詐書伏計。又經蔡夫人時以少言外事叮囑，見父不問，卒亦不述，至是始言及之。劉表聽了前後詳情，不禁目瞪口呆，怒氣攻心而起，只見大叫一聲，人已昏厥死去。蔡夫人等聞聲奔至，放聲大哭，一時情急智生，不先急救劉表，却用手指定劉琦，謂其將生父氣死，喝令左右綑綁府門，卽行斬首，喚門官急召蒯越，監視行刑；又令蔡瑁火速召兵，把守四門，不得放外來一人，進城入救。蔡瑁領命出府，後押公子劉琦，泣不成聲，五花大綁，綑作一團，背插長標，上書逆倫弑父斬犯一名劉琦，塞跪大荆筐中，四人倒抬而出。



第二回 戰江夏孫氏雪前仇 讓荊州劉牧懲後患

甫出府門，遙見一彪精壯人馬，約有數百餘騎，風馳向府而來。前面三騎，飛奔近前，一同下馬，却是趙雲在前，伊籍在後，當中一馬，乃劉立德也。蔡瑁一見，嚇得魂飛天外，勉強上前，施禮相迎。立德看明後面所紉者，乃是公子劉琦，不知何故，急令趙雲先行鬆綁。劉琦哭訴一切，瑁已轉身欲逃，立德大怒，方欲喝阻，早爲趙雲從後面一把擒住衣領，不能得脫。立德便令趙雲捉住蔡瑁，伊籍携了劉琦，俱令隨同入府，共來視表死生，再行定奪。

這時劉表氣厥還陽，竟已死而復蘇，舉目不見劉琦，惟有蔡夫人及次子劉琮率侍妾輩，圍住哭泣。劉表道：死生有命，夫人勿過哀。琦兒何在？夫人道：主公方獲稍蘇，何必苦念琦兒，有何吩咐？表



泣下，因嗚咽囑道：我令伊籍往請玄德，來領荊州，今日何猶不至？夫人偏愛琮兒，百計思去琦兒，以求嗣位，萬不宜再存此心！今又不見琦兒，若有差錯，玄德一至，汝母子尚何面目見之？幸勿難爲。琦兒多加慈愛，使我忍死須臾，生囑備叔以大事當重以汝母子顧託之也！夫人不語。

表正氣息僅屬，喘作一團，玄德已領劉琦而入，伊籍隨之，趙雲執蔡瑁立於門外，表見玄德，心中一喜，精神爲之稍振，卽領首令玄德近前，執手流涕道：漢家宗室，今僅三人，我死弟可接領荊州，必以光復漢祚爲志，語未畢，表泣，玄德亦泣，乃道：兄宜保重，萬一不幸，還宜以姪嗣立，表嘆道：此何時耶？兒皆不肖，豈克自立？因以



第二回 戰江夏孫氏雪前仇 讓荊州劉牧懲後患

孤寡重累弟矣！卽召琦琮二子，拜於牀下，隨命琮取州印付於立德，夫人不敢阻攔。立德堅辭，表已囑劉琦道：兒孝當不念母仇，宜體父心善事之，弟幼無知，更須善教，以此相囑，勿忘！再廻顧蔡夫人時，表舌木強，已不能言，須臾氣絕。劉琦哭倒於地，立德大慟，蔡夫人等號泣舉哀，劉琮雖幼，亦伏地大哭不止。

人報軍師孔明至，隨來五千人馬，沿城屯駐，已保護定了城池，伊籍便請立德出廳理事。立德哭成淚人，卽令孔明先行主持州事，自去料理劉表身後喪葬一切事宜，親爲擇日舉喪，放了蔡瑁，令卽速回沔地。

孔明俟劉表喪葬已畢，乃請立德出廳受賀。立德方命伊籍領



巴陵太守，前赴巴陵，撫慰劉琦水軍，收輯黃祖敗亡餘燼。劉琦領江夏太守，仍領水師，暫駐巴陵，俟恢復江夏，再行述職。又令馬良領零陵太守，馬謖領桂陽太守，雲長領襄陽太守，蔣琬領長沙太守，費禕領南郡太守，董允領鄖陽太守，黃忠就屯新野，趙雲代巡各境地方，其餘各仍職守，劉備自領荊州牧，拜表就任。又專人迎接徐母入署，却叫蔡夫人跟著同居，以便朝夕教導，俾易於無形中，改易性情，變化氣質，望其以後能明大義。荊州善後，無一事不辦得井井有條，大加整飭起來。但因此反招惹出兩處忌刻來了，正是：

鼎足三分，共逐中原之鹿，劍光一醉，又揮大澤之蛇。欲知後



第二回 戰江夏孫氏雪前仇 讓荊州劉牧懲後患

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隆中一對，開三分鼎足之基，此千古指陳得失興亡之重要文字也。亦僅此足傳諸葛之平生，是不可以刪棄而泯沒之。今易草堂爲虎帳，卽於初拜軍師座上而公言之，真較前席陳詞爲尤得體。只略加顛倒前後文詞，於是諸葛有志未遂之南出宛洛，西出秦川二言，遂爲通篇著意之主，而本書之要旨亦明。其原有曹操不可與爭鋒，孫權可與爲援而不可圖等失志之語，則竟予刪去而改易之，以啓下文，更爲妙絕，如是諸葛乃益顯矣。

新野一番整頓，便引起四方豪傑從風順手。入黃魏來歸，爲英雄生色不少。不減去多少辱沒文字，如演義之所云者，亦見棄暗投明，英雄向背，應有自能擇主之方也。豈可以降將軍三字，妄加於忠義之士？若黃忠者乎？魏延人品低下，故其出身不可與黃忠同；素有反骨，卽令其落草爲寇，明有賊性也。然延固能敬忠者，不沒其善，卽令



其○隨○忠○來○歸○此○中○翻○案○浮○厲○褒○貶○之○意○謂○爲○游○戲○文○章○隨○便○可○以○落○筆○又○烏○足○以○語○此○乎○

嘗○讀○三○國○演○義○至○蔡○夫○人○議○獻○荆○州○諸○葛○亮○火○燒○新○野○竊○怪○劉○備○之○不○取○荆○州○於○劉○表○應○讓○之○時○尤○可○說○也○及○劉○琮○僭○立○父○喪○不○赴○甚○至○舉○士○降○操○此○真○天○與○之○機○殆○無○不○可○取○之○理○而○仍○不○取○誠○不○可○說○也○卒○至○燒○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携○民○渡○江○而○民○盡○罹○於○鋒○刃○託○孤○寄○命○而○孤○莫○保○其○首○領○不○忍○者○以○至○大○忍○不○惟○喪○兄○之○土○且○喪○兄○之○民○不○僅○兄○之○家○破○又○見○兄○之○妻○若○子○僭○亡○也○若○此○者○曾○有○何○面○目○復○見○兄○表○於○九○原○之○下○乎○乃○實○心○乎○荆○州○恕○焉○不○捨○必○授○於○人○始○從○而○力○奪○既○使○荆○州○爲○曹○操○所○有○之○荆○州○復○再○爲○孫○權○欲○得○之○荆○州○於○是○借○荆○州○分○荆○州○索○荆○州○還○荆○州○自○啓○無○數○葛○藤○於○後○以○至○於○猯○亭○撓○敗○忿○兵○殞○身○皆○一○荆○州○之○故○此○一○着○大○錯○何○莫○非○假○仁○假○義○以○聚○九○州○之○鐵○乎○而○不○仁○不○義○亦○於○其○貽○禍○間○見○之○矣○

時○平○之○與○世○變○不○可○同○日○而○語○守○經○之○與○達○權○必○求○用○得○其○宜○當○是○時○守○土○存○孤○

第二回 戰江夏孫氏雪前仇 讓荆州劉牧懲後患



第二回 戰江夏孫氏雪前仇 讓荊州劉牧懲後患

以與漢室，豈異人任。劉表知其子不能承父業，臨死哀鳴，以州相讓，大義何等可風。君子義焉。本書全表之志，蓋備之失，直以讓書，遂使赤壁鏖兵，盡成虛話。筆底保全軍民性命，豈下百萬，而刪却舌戰羣儒，草船借箭，蔣幹偷書，南屏祭風等，一類兒戲文章，於不足齒，真腐大議論於無形者也。吾知劉備讀之而捫心，劉表觀之而啜泣，孔明周瑜聞之，亦將瞪目結舌掩耳而疾走也。嗚呼！快哉！

劉琮之降操，成於王粲一言。此蔡中郎所謂異才如是如是！惜本書未一借題罵之。而呂公必死於甘甯之手，黃祖必喪於禰衡墓側，甘甯投吳，則不書而諱之，所以重才子英雄者至矣。此即春秋之筆法，而佛氏之因果也。世人讀之，安得不稱快？更有蔡夫人之不死，令跟徐母同居，以便改變氣質，尤令人解頤者竟夕。

第三回 借刀殺人周郎設計 因虛作實曹相與兵





第三回 借刀殺人周郎設計 因虛作實曹相興兵

反三國志

第三回

借刀殺人周郎設計 因虛作實曹相興兵

話說劉景升一死，劉玄德坐領荊襄八郡，招軍買馬，積草屯糧，猛士謀臣，雲萃霧集，那種日興月盛，自然就招得素相仇視的敵人疑忌了，就中以孫權一方面疑忌爲最，要論道理說起來，曹孟德對於劉玄德，以爲天下英雄，惟使君與孤，於劉玄德方面，似乎比孫氏方面更加忌刻了。依在下看來，却是不然。曹操



縱。橫。徐。兗。挾。天。子。以。令。諸。侯。目。空。天。下。旁。若。無。人。難。道。還。有。涿。州。城。裡。一。個。打。草。鞋。的。人。兒。在。他。心。眼。兒。裡。面。在。那。青。梅。煮。酒。論。英。雄。的。時。代。抹。煞。一。切。都。無。有。一。個。當。意。的。人。沒。奈。何。才。請。出。這。位。大。耳。公。前。來。作。陪。表。一。表。江。東。無。我。卿。當。獨。步。的。意。思。明。是。對。面。阿。諛。暗。是。當。場。取。笑。偏。偏。這。位。大。耳。公。當。真。自。命。不。凡。起。來。失。張。失。智。把。一。雙。挑。涼。粉。的。象。牙。筷。子。輕。輕。被。那。晴。天。霹。靂。轟。下。凡。塵！實。行。孔。夫。子。有。盛。饌。迅。雷。烈。風。必。變。的。老。文。章。來。了。這。種。事。情。只。好。去。騙。三。兩。歲。的。小。孩。子。那。裡。騙。得。了。百。般。機。警。的。曹。孟。德。故。而。一。笑。置。之。不。加。推。究。

到了現在時代，劉立德得了荆襄，他還在那裡笑他庸人厚福，



第三回 借刀殺人周郎設計 因虛作實曹相與兵

早晚必當屬諸自己了。但是孫權那一方面，可就不然，當下劉立德坐領荆襄那消息，不消三數日，已傳遍江東方面。本來長江一水，交通便利，江陵到武昌，輕舟順風，多不過五日。那仰承父兄餘業，坐霸江東，碧眼紫髯的孫仲謀，聞得此項消息，異常不安，登時召集一衆文武，商議此事。

其時恰好周瑜魯肅，因在鄱陽湖訓練水師，事情完畢，趕回建業，參加會議，謁見過了，極端贊美孫權調度有方，奪取江夏神速。孫權便將徐盛功勞表白一番，周瑜大喜，携着徐盛的手說道：江夏爲荆襄重鎮，防備十分嚴密，將軍既能勸主公持重，又能披堅執銳，爲主公效力，十日之內，爲主公復先代之重仇，得上流之重



鎮，眞當世之英雄，瑜不如也！徐盛答道：都督言之過甚，此番盛所以微倖成功，上邀先破虜將軍先討逆將軍在天之威靈，又承主公福澤，都督英名，列位將軍，衝鋒陷陣，躬冒矢石，盛不過效奔走之微勞，何足挂齒？周瑜說道：能知大體，又不居功，當年大樹將軍，不過如此，眞社稷之臣也！孫權笑道：公瑾之言甚是，滿朝文武，皆以爲然。當下文武兩旁坐定，東班一列，是程普首坐，周瑜徐盛黃蓋一班兒；西班一列，是張昭首坐，魯肅顧雍虞翻一班兒。向來的舊例，是文東武西，因爲當時天下紛紛，兵荒馬亂，只好權時重武輕文。要待天下太平，軍人退伍，那時文官便可恢復原狀，任所欲爲，又兼程普周瑜都是秀才出身，文挂武帥，威權在手，勢位自然。

第三回 借刀殺人周郎設計 因虛作實曹相興兵



第三回 借刀殺人周郎設計 因虛作實曹相興兵

不議而尊。這且不表。

單說孫權對着衆文武說道：孤與荊州，有不共戴天之仇，賴先人威靈，文武協力，文嚮一出，爲孤大雪前恥，得了武昌，不可謂非江東之福；但因劉表昏庸，艷妻干政，號令不一，調遣乖方，故孤得以水陸夾攻，一鼓而下。頃據細作報稱：劉表已死，劉立德自新野兼程就道，入據荊州，易置郡守，招致賢豪，南陽諸葛亮，襄陽龐統，穎上徐庶，江夏馬良，並入幕府，謀畫兵機。又新得黃忠，魏延一班戰將，再加荊州原有的水陸軍馬，至少也在十萬以上。孤想那劉立德與先君同時起義，先君曾言其耳大垂肩，手長過膝，將來必能做一番事業。在初投劉表時，士卒不過二萬，軍師僅一徐庶，尙



能敗曹仁李典十萬之兵！此時羽翼豐滿，不北向爭中原，必東向爭江表。又彼命劉琦爲江夏太守，遙駐巴陵，蓄意窺伺，不問可知。若待其盛兵東下，爲計已晚，不如乘其未定，先事進兵，諸卿以爲如何？

周瑜起立道：主公所言甚是，但以瑜觀之，劉立德顛沛半生，此次如天之福，得以坐領荆襄，已出非分。三數年內，瑜敢保其決不越巴陵一步。一由荆州水軍，多由蔡氏將帥率領，劉琮不得繼立，外氏皆有怨聲，劉立德欲謀整頓水軍，非去蔡氏兄弟不可。蔡氏兄弟，在荆州根深蒂固，去之不易，整頓水軍，非旦夕間可以猝辦。二由荆州八郡，悉易新人，風土民情，均非素悉，勞來安輯，動輒經



第三回 借刀殺人周郎設計 因虛作實曹相興兵

年，出。兵。東。下。良。不。易。易。我。不。攻。彼。彼。決。不。能。自。啓。兵。端。以。耗。未。充。之。兵。力。甘。興。霸。久。慣。江。湖。坐。領。九。江。徐。文。嚮。統。轄。江。夏。威。名。之。盛。足。資。鎮。懾。但。利。守。而。不。利。戰。主。公。欲。乘。戰。勝。之。威。以。殄。方。張。之。虜。既。不。能。傾。國。以。爭。上。流。又。懼。合。肥。之。進。躡。其。後。不。如。蓄。精。養。銳。坐。觀。時。變。曹。操。素。有。虎。視。荆。襄。之。心。又。懷。敗。兵。之。恥。襄。陽。接。近。中。原。關。雲。長。與。龐。士。元。坐。鎮。此。間。招。納。叛。亡。深。溝。高。壘。其。志。不。在。小。曹。操。目。空。天。下。寧。肯。留。此。肘。腋。之。患。戰。爭。之。啓。就。在。目。前。不。如。令。張。子。綱。前。去。許。都。以。貢。獻。天。子。爲。名。曹。操。必。向。張。大。夫。探。詢。荆。州。近。事。張。大。夫。便。可。乘。機。言。荆。州。將。大。舉。東。下。以。復。江。夏。曹。操。詭。計。百。出。必。乘。荆。州。之。後。進。襲。襄。樊。是。曹。劉。之。兵。必。鬪。於。白。河。之。域。曹。勝。



則我。可。以。上。溯。巴。陵。進。取。長。沙。桂。陽。諸。郡。劉。勝。則。我。可。以。按。兵。觀。覺。擇。利。而。行。瑜。之。所。見。如。此。未。知。主。公。尊。意。如。何？

孫權大喜道：「孤爲此事，日夜憂心，今得公瑾一言，如釋重負，公瑾可仍赴鄱陽，爲興霸聲援；再令太史慈去濡須，助呂蒙扼合肥南下之路，分付備了江東土產，以作貢物，張大夫准於明日起程入許便了。」一宿無話，周瑜太史慈各自去了。

張紘早行夜宿，不一日，來至許都，先至丞相府報到。曹操正與程昱荀彧劉曄一班謀士，談論荊州近狀，忽聞東吳使者來到，操顧謂衆謀士道：「諸公亦知東吳來使之意乎？」劉曄答道：「東吳久不進貢，忽然遣使，必有所謂。」荀彧微笑道：「不過因劉備新得荊州，欲



第三回 借刀殺人周郎設計 因虛作實曹相興兵

來探詢丞相意旨耳！操大笑道：「文若之言是也！即召張紘入見。」張紘行禮已畢，操自移座命坐，就相慰勞，然後問吳侯起居。張紘一一答應。操問荊州情形，現在如何？紘答道：「劉備聽關雲長之言，欲恢復江夏，現已移張飛守襄陽，命雲長與諸葛亮帥水陸三萬人去江夏。操又問吳侯應付如何？紘答道：「現以徐盛守江夏，甘寧守溢口，周瑜督水軍出九江，程普督陸軍緣江岸西上。操故爲驚喜之色，連聲讚嘆道：「布置周密，吳侯真入傑也！」張紘辭出，操命荀彧送出府門，次日見遇天子，自回吳郡報告去了。

却說曹操送出張紘，便與衆謀士計議道：「張紘來此，必係周瑜詭計，盛言劉備命雲長取江夏，暗中示我以襲襄樊之機，孤素知



雲長之意，不在吳而在於孤，決不輕棄襄樊，去取江夏。然劉備取荆襄九郡之名，非得江夏不可。孫權欲鬪孤兵於襄樊之下，彼既可以緩爭，又可坐承其敝，諸公有以發其覆而折其謀否？

荀攸言道：丞相高明，既知東吳之陰謀，以攸愚見，東吳既注重荆州，合肥方面防務必疎，丞相明日使可拜表出師，令曹子廉假公旗幟，領兵三萬，會合葉申守將曹仁、徐晃、屯兵百數十里外，遙作攻取之勢。諸葛亮必知吳之所以誘我，與我之所以誘吳，必勅雲長按兵不動，是此路可無戰事。然後丞相自領重兵，逕出合肥，以窺吳會，同時出發，聲東擊西，丞相以爲如何？操大喜道：卿吾之陳平也，東吳雖有周郎，其如卿叔姪何？卽召曹洪進府，授以機密。



第三回 借刀殺人周郎設計 因虛作實曹相興兵

次日上朝，拜表出師，征討劉備。那建安皇帝，自然是依卿所奏，發下白旄黃鉞，御駕送行，即日起程，留司馬懿護丞相府事。操自率程昱等一班謀士，許褚等一班戰將，暗暗向合肥出發。曹洪却大張旗鼓，向襄陽一帶出發。正是：

虎。皮。蒙。馬。極。鉤。心。鬪。角。之。奇。蛟。角。成。龍。露。舞。爪。張。牙。之。態。欲
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此一回爲全書過渡文章，凡蜀漢之委賢材，失大計，攸關於開基立國之得失興亡者，既畢於前二回翻案盡之，三國局勢已爲之一變。以人言，則伏龍鳳雛，元直馬良，一時交至，關張趙黃魏等英傑從風，人材蔚萃，不待三顧之勞，百里之試，樊城說降，散關請守之曲折，荊州求賢，南征獻策之紆回，長沙義釋，法場袒臂之奇特，而



龍。虎。風。雲。都。成。聚。會。不。取。波。譎。雲。詭。之。雄。文。不。尙。往。復。低。徊。之。極。筆。在。玄。德。業。慶。得。人。之。盛。不。待。角。智。而。后。昌。以。策。言。則。荆。楚。襄。樊。收。於。一。讓。伊。籍。之。救。不。必。舉。其。功。檀。溪。之。馬。不。必。稱。其。躍。民。心。之。屬。不。必。攜。之。渡。江。四。郡。之。歸。不。必。勞。於。武。力。若。蔡。夫。人。蒯。良。蒯。越。蔡。瑁。張。允。等。一。班。難。養。之。女。子。小。人。更。不。屑。以。汚。筆。墨。而。曲。曲。傳。之。不。惟。隱。惡。彰。善。之。旨。明。而。白。水。南。陽。卽。立。授。有。志。中。興。之。先。主。祇。二。回。文。字。已。使。徬。徨。無。歸。之。玄。德。席。人。歸。天。與。之。勢。有。鼎。足。可。成。之。基。豈。但。正。統。終。不。予。曹。卽。劉。氏。子。孫。僅。保。之。襄。樊。亦。寸。土。不。可。歸。于。操。賊。並。劉。琮。亦。不。令。以。降。操。書。也。吁。意。何。偉。歟。然。而。事。固。美。矣。使。彼。孫。曹。當。此。其。妬。嫉。憤。恨。不。安。坐。臥。者。又。爲。何。如？

就三國歷史言，則有三分之雄者，必有三分之力，成三分之勢者，必有三分之材。以力與材，均以雄與勢敵，夫始能分鼎足之局，理固然也。今劉既若此，則孫曹兩方應付之權謀文字，亦不可不亟爲寫之，以明形勢，而見屈伸。於是翻案可得而言，興衰可得而觀；事勢所必宜若此，卽文章之結構開闔，亦必然如此，而始有以著筆也。又豈文

第三回 借刀殺人周郎設計 因虛作實曹相興兵



第三回 借刀殺人周郎設計 因虛作實曹相興兵

章著筆所必宜如此，抑且閱者人人心中急不可待，亦必亟亟問曹孫之果若何，所必欲知此者也。閱者於三方之形勢既明，從而得觀其成敗，論其短長，如騎之引鞅，如舟之執楫，無此一回文字，則無以濟遠涉險，以窮道里山川之勝。又必極書智均力敵之奇，以見奔車飛渡之功，而顯人爲製作之巧，眞所謂挾泰山以超北海者，稱爲過渡文章，猶祇今之航空，足以比例之耳。

綜曹操之一生，奸譎詭詐，千古無與抗衡，而其伎倆，特亦慣用因虛作實四字盡之矣。如羈縻玄德，學圃不易之言，青梅煮酒之論，豈不知玄德終不爲人下，自無非因虛作實耳。牢籠雲長，三事相要之諾，五關斬將之寬，豈不知恩德不足結其心，亦無非因虛作實耳。其如割髮代首，望梅止渴，曹丕甄氏之納，典韋死馬之祭，一切小權小智，無一不以因虛作實行之。其尙未得志以前，如刺卓獻刀，疑奢滅戶，矯詔以會諸侯，勸王而遷天子，因虛作實，早成天性。及其既得志也，縛虎而誅呂布，雞肋以殺楊脩，許田射鹿而試衆心，腐儒舌劍而快自殺，矯詔以召馬騰，抹書而間韓遂，凡茲奸詐，書不勝



書，又無一而非因虛作實也。甚至易炎劉之祚，則欲爲文王，俾其子克成其篡；至於身死，猶存疑塚七十二，以惑人心；可謂由生及死，無時不在因虛作實中也。故寫老瞞之權謀，祇於因虛作實而已足。若小周郎之平生，如草船借箭，如蔣幹盜書，如甘露招親，等嘖嘖於婦人孺子之口者，要而論之，又無非借刀殺人而已！故寫周郎之妙計，必不能出於借刀殺人之外也。卽此題目上八字，已將孫曹兩方智計，活畫無餘，更不必再看文字，文人筆底豈真有鬼哉！惟將曹操周瑜骨髓咀嚼，入腹再行吐出，自必淋漓盡致，滿紙亂跳者，皆爲活曹操活周郎矣。所謂文有三昧，此其是已。

將青梅煮酒一段事迹，透關論來，謂曹操並無劉備在眼裏，明是對面阿諛，暗是當場取笑，聞雷失箸，本不足以騙老瞞，直將世俗雜傳之說澈底推翻，此真有無上見識，亦見演義誤人，而此書啓人聰慧，無處不高人一等，不惟翻案議論入木三分也。故只知追尋史迹之演義可以不讀，而不可不讀憑空結撰之本書，況中國本稱無史者乎！又何必於史是求也。卽此輕輕翻案，隨筆逗入下文，以見江東一水相連，不能安枕，

第三回 借刀殺人周郎設計 因虛作實曹相與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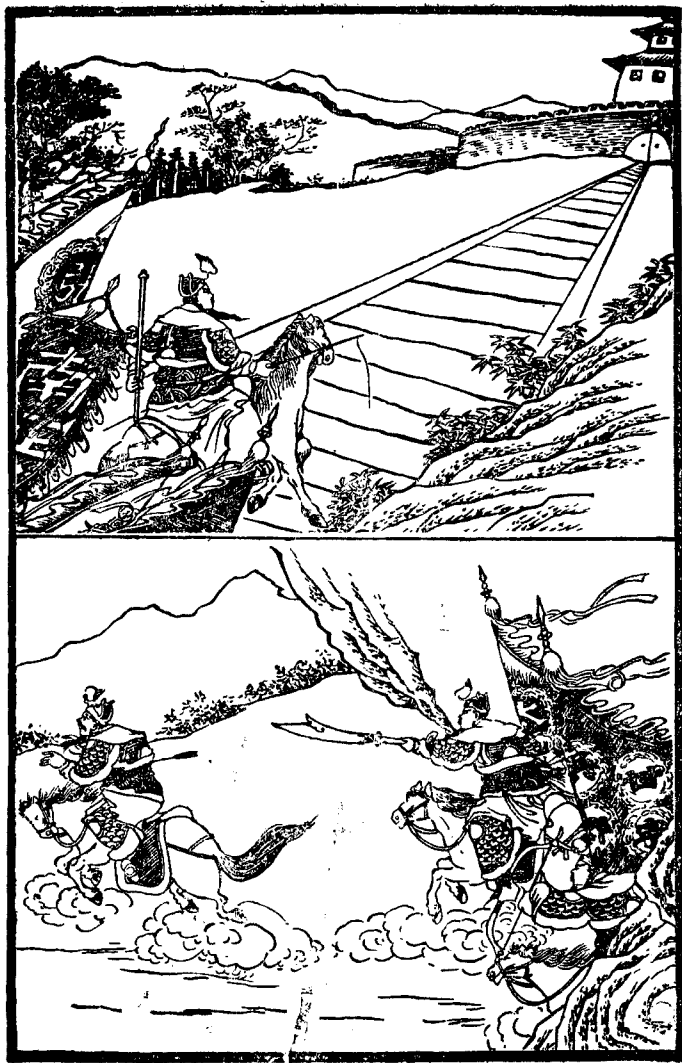


第三回 借刀殺人周郎設計 因虛作實曹相興兵

自成入情入理之文字。而叙江東朝會，重武輕文，要待天下太平，軍人退伍，方可恢復。文東武西秩序，信筆皆成感慨激昂之言，何等有味。又謂程普周瑜威權在手，勢位自然不議而尊，尤見揶揄古今不少。若周瑜一段策算言詞，針對本書局勢，決其動靜機宜，又非胸懷經緯者，不能道其隻字。太公一部陰符，乃呈現紙上，幾使讀者認爲真是事。周郎周郎，吾恐彼周郎者，尙不如此周郎也。

第一回因徐母叙及曹操一方，是曹爲旁文。第二回因江夏叙及孫權一方，是孫爲旁文。本回局勢一易，而入孫曹兩方，是孫曹皆爲正文。一方爲旁文者易叙，兩方皆爲旁文者難叙也。又前二回皆寫事迹，本回專寫權謀，寫事迹者實也，實則易爲寫權謀者虛也，虛則不易爲。以不易爲之文，而下難叙之筆，寫得機詐百出，權謀互稱，不惟孫曹沾沾自喜，想著者捉筆終篇，其不沾沾自喜，雄視古人者蓋未之有也。

第四回 洩舊忿張繡投孫權
挫先聲甘甯射樂進





第四回 洩舊忿張繡投孫權 挫先聲甘寧射樂進

反三國志

第四回

洩舊忿張繡投孫權 挫先聲甘寧射樂進

話說曹操聽了荀攸之言，一面令曹洪徐晃，打著自己旗號，前去攻取襄樊，故爲疑陣。一面自己領謀臣武將，潛入合肥，暗襲吳會。在東吳方面，以爲曹操代受兵災，誰知道曹孟德詭計多端，偏想出這東餐西宿的法子。却又作怪，曹軍中有一個敗軍之將，輕輕洩漏軍機，到叫東吳得以先事預防，一戰而勝，這才叫人巧不



能勝天，百密還防一漏！那敗將却是何人？乃是在宛城大敗曹兵，三國中赫赫有名的扶風張繡。

先是，張繡雖然連破曹兵，祇以兵微地狹，才請賈詡做個引線，沒奈何向曹操獻下了降文降表。曹操何等聰明，居然不念前仇，加官進爵。張繡自然感激圖報，之矢靡他。偏偏好事多磨，那曹操的次子五官中郎將曹丕，因多讀了幾句死書，不知道父王收買人心用意，只知道什麼兄弟之仇不反兵，偶然念着了哥哥曹昂，一見那張繡，便是眼中之刺。一日，曹丕大宴諸人，張繡一同在坐，曹丕多吃了幾杯，便與衆官說道：當年董卓大鬧西京，那手下一般將士，助桀爲虐，焚燒殺掠，慘不可言！後來李郭張樊，自相殘



第四回 洩舊忿張繡投孫權 控先聲甘寧射樂進

殺到大快人意。衆官齊聲稱是。曹丕停杯又說道：「那些人狼子野心，無惡不作！他的心腸，是決不會改變的。衆官見話中有話，一半兒答應道是。祇聽曹丕又說道：「世上專有這種鮮廉寡恥之人，殺人骨肉，還要靦然面目，同列朝端，言之令人髮指！」他一邊說，一邊將那日光漸漸移駐到張繡坐位來了。

張繡本來心中有病，被他說得耳紅面赤，抬不起頭來。就中便有陳孔璋在坐，恐怕生出旁的枝節，便諫曹丕道：「公子！酒筵之間，不宜過涉他事，恐丞相聞之，致干未便。」曹丕被其一語提醒，便分付左右散會，一場風波，無形了結。

張繡回得家來，自己思前想後，殺了曹操子姪，並愛將典韋，論



起冤仇，比山猶重，比海猶深。那曹操不過以天下未平，暫爲容納，後來未知如何？就令曹操包容到底，也逃不過深謀叵測的曹丕，和剛猛無儔的曹彰，二人手掌之內，自己嬌嬌，又被他陵辱以死，越想越氣，越想越怕。待要私人逃出許昌，自己舊部都在穰縣宛城一帶，若被調知，必無死所。正在萬分爲難之際，恰好曹操兩路出兵，以襄樊一路，名雖不戰，猶恐戰事乍然發生；曹仁兄弟，勢力太單，深知張繡在宛葉一帶，頗有盛名，本人又驍勇敢戰，足爲曹仁曹洪的臂助。將張繡召入府中，告知意旨，張繡頓首受命。曹操把賈詡留在身旁，教張繡帶領原來將士，當夜出了武昌，去到宛城，統率舊部，協應曹仁，相機行事。



第四回 洩舊忿張繡投孫權 挫先聲甘寧射樂進

張繡領命出府，喜不自勝，卽刻收拾行李，帶領左右，携着兵符令箭，不一日，來到宛城，部下大小將士，都來參見。到了夜間，張繡暗暗的召集親信將士，密地裡將在許都一切情形，和盤托出。那些人都是一些寇盜餘生，但憑意氣，不知道那三綱五常是什麼東西。西平素畏服張繡，因其才武勝人，此刻聽張繡說出此事，一個個氣憤不平，磨拳擦掌，就要回轉馬頭，攻打許昌。張繡見衆心都變，知道事有可爲，便極力安慰衆將。道：「現在此間，却立足不住，當再議投奔之所。」劉立德、漢室宗親，我等燒燬長安，劫遷天子，罪大惡極，彼必不容。且來自曹營，彼必疑爲曹操授意。那時有口也難分辯！到不如乘曹操伐吳機會，連夜拔寨起行，竟奔江夏，洩漏軍機，



作爲進見之功，那孫權必無不容納之理。衆將齊聲言道：主公言之有理，便可即日動身。

張繡一聲令下，拔寨卽行。因爲他們軍隊都是流寇形式，馬隊居多，素來以有事爲榮的，故此開拔，異常迅速。沿途打着南征旗號，無人攔阻，輕車快馬，曹操未到合肥三日，他們早到了江夏了。張繡分付軍隊，在江岸駐紮，派胡車兒持了一封詳細的手書，過江去見東吳守將徐盛。徐盛素來知道張繡與曹操是有深仇巨恨的，此番帶着了七八千馬隊，投奔東吳，千里迢迢，又隔着荆襄，料定不是前來詐降的。東吳正無馬隊，得了這一枝生力軍，將來亦可以與曹兵相見中原，當下安慰了胡車兒幾句，分付左右，



第四回 洩舊忿張繡投孫權 挫先聲甘寧射樂進

前。去。江。夏。雇。集。大。小。民。船，將。張。繡。人。馬。盡。行。渡。過。江。來。指。定。地。點，
都。在。城。外。各。處。分。隊。紮。駐。自。己。親。身。迎。接。張。繡。入。城，擺。酒。接。風。一。
面。犒。賞。軍。士。張。繡。便。把。曹。操。南。下。陰。謀。盡。行。告。訴。徐。盛。

徐。盛。那。一。驚。非。同。小。可，就。酒。筵。前。分。付。凌。統。立。駕。輕。舟，逕。去。九。
江，告。訴。甘。興。霸，請。領。兵。前。去。濡。須。協。助。呂。子。明。太。史。子。義，不。必。候。
吳。侯。將。令。一。面。可。派。人。至。鄱。陽。啓。知。公。瑾，火。速。赴。援。凌。統。領。命。帶。
了。從。人，立。時。去。了。徐。盛。自。己。陪。着。張。繡。安。歇，休。息。士。馬，靜。候。調。遣。
這。且。按。下。

且。說。凌。統。順。風。揚。帆，一。日。一。夜，到。了。九。江，停。住。船。隻，逕。往。太。守。
衙。中，見。了。甘。寧，報。告。張。繡。諸。事。甘。寧。一。面。吩。咐。水。陸。諸。軍，準。備。一。



切。原來甘寧平日治兵最勤，軍士動作，都甚齊備，半日之間，便可出發。一面請凌統權攝州事，令杜襲火速前去鄱陽，報知公瑾，令陳武領水師三千，沿江入濡，會合巢湖水師。自家挑選精銳三千，乘着戰船順流而下，到了青陽，棄船而步，倍道兼行。剛剛過了大峴山，將至小峴山，只聽得前面鼓聲大振，原來是曹操已到了合肥。鎮守合肥大將張遼，帶着李典樂進一般副將，同來參見。

合肥原來駐有重兵，又兼張遼訓練有方，曹操帶來馬軍步兵五萬餘人，聲勢登時煊赫起來。曹操極力誇獎了張遼一番，便與衆將士商議。程昱說道：兵貴神速，丞相便可發兵。曹操問張遼道：東吳現在駐軍何地？守將何人？守兵若干？張遼答道：啓稟丞相，吳



第四回 洩舊忿張繡投孫權 挫先聲甘甯射樂進

兵原有五千餘人，守將呂蒙，駐守濡須塢，近來又添上了太史慈三千人馬，合共八千餘人。曹操便問何人前去攻打濡須？李典樂進要在曹操面前立功，齊聲願往。操大喜，各與三千人馬前往，惟恐二將有失，又令張遼帶領一萬人馬，前往接應。

東吳方面，呂蒙正與太史慈議論軍情，祇聽細作回報，合肥連日增加數萬人馬。呂蒙便說道：子義早晚此間，必發生戰事，請潘將軍帶領三千人馬守城，我自領千人迎敵。子義領三千人接應。太史慈道：將軍所見甚是，以慈愚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不如乘曹兵未出之先，我先進據小峴山，據險以待，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一面令人報知吳侯，以爲持久之計，將軍以爲如何？呂蒙喜道：將



軍所見甚高，卽煩將軍引領本部人馬前往扼要把守，我自前來接應。太史慈應諾，馬上領兵去了。

到了小峴山，方才安下營寨，只聽得山前鼓聲震天，軍士報道：曹兵捲地而來，兵鋒甚銳。太史慈教衆兵偃旗息鼓，安排弓弩伺候。那李典樂進，催動人馬，來到小峴山前，前隊忽然不進。李典問道：前面爲何不進？裨將答道：山前有吳兵寨柵阻路。李典傳令進攻，衆兵乘著銳氣，一湧上前，將至吳兵柵寨，一聲鼓角，營門大開，強弩千張，同時並發。合肥兵損傷了數百人，望後一退，二將阻擋不住，太史慈一馬當先，向前追趕，李典樂進，雙馬抵住，戰到二十餘合，合肥兵已整隊而來。



第四回 洩舊忿張繡投孫權 挫先聲甘甯射樂進

東吳兵少，正在爲難，山上一聲鼓響，呂蒙手執大刀，衝下山來，合肥兵又向後一退。張遼知道東吳有備，打算以多爲勝，號令衆軍，先退者斬，自己揮刀前進，接住呂蒙廝殺。忽然山側捲出一彪人馬，旗號上面現着吳郡甘甯，飛馬上前，拈弓搭箭，將樂進射下馬來。太史慈一刀揮爲兩段，吳兵胆氣百倍，奮勇衝殺，李典、張遼大敗而逃。幸虧許褚引兵迎接，吳兵亦自引兵回去了。正是：

小峴叢山是當日三關要地，長江天塹到于今一葦通航。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宛城之戰，大戰也，使無典韋擋門受箭，操雖不死於張繡，固不待潼關遇馬，而早罹割鬚棄袍之辱已。然而典韋死焉，長子曹昂死焉，愛姪安民又死焉。大宛



良馬不死，則操且代受其箭而死，其狼其狽，殆亦無異。故世以濮陽、宛城、潼關，同稱三大戰，美其能敗操至幾死耳。以人材論之，呂布馬超之與張繡，蓋在伯仲之間，則張繡固亦可許以英雄者。獨其前後失身於賊，投表不終，再次降曹，遂至無名以歿。大丈夫不能擇主而事，滋可惜。尤可痛焉！當操之欲攻呂布也，曰：吾不憂袁紹掣肘，只恐劉備張繡襲其後云。是何繡之雄且傑，入操心目，至與備等量齊觀，使得結連劉備，內托劉表，外約袁紹呂布，以與操爭衡天下。事正不可知。次宜如趙雲之去瓚而投備，舍一劉而依一劉，亦不至低首降曹，忍辱含垢，以再入於賊。則五虎上將之中，亦得終遂功名而平分一席。於是上或可望飛羽，中自可並超雲，下亦可儕姜維，蜀漢史中，定增異彩。奈何聽命于賈詡，而惑於三便之說，致爲人玩弄於股掌上乎？操之暫相容納，以有平天下之志，懼與備連，更欲繡之說表，使備雖得魚水之歡，而免虎翼之傳，則事易爲，天下若定，終豈相容。否則收之而不用之，曾未以腹心相寄，其猜疑不釋甚彰明矣。如本書繡所退思自恐者，以詡之智，甯不能料知之。其因劉曄而勸降，半因自奚榮寵，半亦

第四回 洩舊忿張繡投孫權 控先聲甘甯射樂進



第四回 洩舊忿張繡投孫權 挫先聲甘寧射樂進

伏因于安乘之戰。繡表不能納言而致敗，卒從其計而再勝，以是感繡表之不足知我。用我，爰懷貳心，策士之不易用也如此。著者惡賈詡之誤人，而惜繡之自誤也。決不許繡之依曹，將於破操假虞滅虢之詭計，欲覓一人以從使英雄吐氣，于是降而叛，叛而降，胸無定志之張繡，乃適當其選。而馮婦又見登場，可謂因材器使。繡之性必傲而叛，既降操矣，則操斷不自激之；而愛子驕盈，有一五官中郎將在，自足以激之，使不得不動。蓋操能不念其子侄，繡能不念其孀母，不彰等奚得忘情於弟兄耶。其聲自開，其禍自召，不圖于小說文章，得見天理至情之杼軸，又可見機械奸巧之必敗。蓋敗機之伏，早在機械奸巧之中，嗚呼！可不懼哉。至於張繡雄材，既不可以歸曹，如能依劉，應早投於襄城之日，賊不歸漢，亦不可以許之也。故其徘徊歧路，惟有投吳，此其斟酌身分，尤為殺費苦心，非隨意安放之也。

曹操之志平江南，於玄武湖教練水軍，極盡經營武備之能事，每讀三國演義，輒嘆其用心深遠。而東吳分爭中原，未嘗聞有整齊步隊之舉，卽周瑜、程普、魯肅輩，前後



出駐鄱陽，亦無非一再以整頓水軍書而已。於此可見東吳並無遠志，知有防守而不圖攻取，一以相安無事爲能；又何怪張昭前欲迎降孫權，後稱朝貢，阿瞞且以欲踞我於爐火上笑之，實可羞也。

今欲三國勢均力敵，乃畀以張繡之馬隊，使南人不僅有操舟之長，而借徐盛口中，謂他日可與曹兵中原相見，以與三國玄武水軍，暗相回合，不使操獨有其全。此等處，翻案之意細微，讀者每易忽過也。

胡車兒，異人也，每惜其宛城能盜戟，何不知卽以戟刺韋，能醉韋，又何不卽於酒中毒韋，而以戟刺操也。今卽以之爲降吳使者，誠車兒之於曹，每居於勾魂攝魄地位，又令曹軍胆散魂飛一次，謂之勾魂使者也可。

張遼賺太史慈於合肥，是演義中文字；太史慈敗張遼於合肥，是本書中文字。彼以亂箭射此，亦以強弩射彼；以李典樂進背後殺出，此以太史慈向前追趕；彼則太史慈死於中箭，此則樂進死於揮刀；報復循環，絲毫不爽！不對照而細讀之，不知翻案之

第四回 洩奮忿張繡投孫權 挫先聲甘寧射樂進



第四回
妙在何處也。

洩舊忿張繡投孫權
挫先聲甘甯射樂進



第五回 小周瑜水陸敗曹兵 矮張松東西販蜀土





第五回 小周瑜水陸敗曹兵 矮張松東西販蜀土

反三國志

第五回

小周瑜水陸敗曹兵 矮張松東西販蜀土

話說周瑜魯肅正在鄱陽議論曹操窺伺荆襄之事，從門上傳進甘甯告急文書。周瑜接了一看，不由大吃一驚！立刻傳點升堂，請魯肅兼程前往江夏告知徐盛將張繡全軍人馬用戰船護送，由銅陵上岸屯紮居巢聽候調度。一面令人火速報知吳侯自己帶領五百餘號戰船水軍三千餘人直入濡須接應呂蒙甘甯諸



將調遣已定，各自分頭去了。

那建業城中，因係下游，得信尙早，孫權正接着張紘回來，報告許都一切情形，方以爲周公瑾料事如神。那時陸續之子陸遜，年紀尙少，孫權愛他聰敏，教他隨侍左右，此時正聽着張紘所說，便道：主公那曹操詭計多端，專好聲東擊西，往年大敗袁紹，呂布均係此策，安知此番他不又是明取荊襄，暗窺濡須呢？

孫權被他一言提醒，連聲道：伯言所見甚是，立傳程普黃蓋入府商議。程普道：主公憂深慮遠，防患未然，誠爲高見；但以普愚見所及，濡須前有呂子明把守，後來又增派太史子義前往，縱使曹兵卽出合肥，一時尙無危險，宜一面遣人告知公瑾，普雖不才，願



第五回 小周瑜水陸敗曹兵 矮張松東西販蜀土

率兵五千，前往濡須，無事時，可以屯田積粟，有事時，亦可協力禦侮。孫權喜道：卿言甚合孤意，但卿宜在此間計畫一切，可令公覆前去。黃蓋便應允了。

正在議論，甘甯的告急文書到了。孫權閱畢道：陸伯言真神童也！興霸前去，孤無憂矣！隨命黃蓋率領軍隊，沿江直上，火速前往。黃蓋領命去了。剛一日，周瑜手書也就到了。孫權看見張繡歸降，全軍調赴前敵，布置一切，井井有條，掀髯笑道：孤正慮步騎相當，勝負未定，得此勁軍，天助我也！公瑾倍道前進，不出半月，必來告捷矣！

正嗟歎間，孫韶進來報告，曹兵大出合肥，被太史慈進扼小峴，



呂蒙接應，甘甯自九江馳援，會師夾擊，大敗曹兵，陣前殺了曹兵大將樂進。孫權大喜，立命取新製蜀錦戰袍三領，並羊酒等物，命孫韶前赴小峴，傳吳侯命令，犒賞將士，孫韶領命去了。

且說周瑜星夜前行，到了濡須，潘璋迎接入塢。周瑜坐定，問知前軍大捷，甘甯亦在小峴，隨帶百餘名小隊，韓當周泰兩員大將，前去小峴視察軍情。沿途駐紮吳兵，看見都督錦衣玉貌，雍容閑雅，無一個不歡欣鼓舞，唱得勝歌，迎接都督。本來江東英傑，第一個孫伯符，第二個要算周公瑾了。周瑜在馬上，看見衆兵士精神踴躍，殺氣縱橫，也就大加獎勵，然而不免又想起孫伯符來了。此時若是伯符健在，那種身當前敵的英雄氣度，那裡還有曹兵在



第五回 小周瑜水陸敗曹兵 矮張松東西販蜀土

他眼底？

正。行。之。間，從。建。業。北。來。大。道。上，旌。旗。交。展，一。簇。人。馬，遠。遠。望。見。旗。上，明。寫。着。零。陵。黃。蓋，周。瑜。知。道。是。孫。權。派。的。援。兵。到。了，立。馬。稍。候。黃。蓋。下。馬。參。見，周。瑜。連。忙。請。起，並。馬。同。行。黃。蓋。傳。令，將。人。馬。扎。住，自。己。跟。隨。周。瑜，來。到。小。峴。大。營。早。有。伏。路。小。軍。報。知。呂。蒙，呂。蒙。帶。領。衆。將。前。來。迎。接，進。到。營。中，一。行。坐。定。周。瑜。呂。蒙。先。向。黃。蓋。問。候。吳。侯。安。否，黃。蓋。一。一。答。復。周。瑜。問。呂。蒙。子。義。興。霸。如。何。不。見？呂。蒙。答。道：自。從。第。一。次。與。曹。兵。接。戰，興。霸。射。殺。樂。進，小。敗。曹。兵，曹。操。異。常。憤。怒，猛。烈。進。攻，子。義。興。霸，在。山。口。下。營，因。曹。兵。勢。大，悉。力。固。守，以。待。都。督。來。時，再。作。道。理。



周瑜連聲贊道：三位將軍，臨機應變，瑜不及也！吩咐左右，起馬自去前營看視。呂蒙諫道：都督全軍命脈所關，不宜親臨危地。周瑜笑道：我從討逆將軍，縱橫吳會，未逢大敵，久聞曹操善於用兵，今日相逢，豈肯錯過！黃將軍千里遠來，可在此休息一二日，整頓隊伍，以便應敵。呂將軍可同我前去，黃蓋應允。

呂蒙領命，出營上馬，隨着周瑜來到前營，只見山下喊殺連天，曹兵正在攻打，太史慈、甘甯二人，率領偏裨，披堅執銳，周圍守禦。守營軍士，見是都督來了，火速報知。二人聞報大喜，急來參見。周瑜令韓當、周泰替代二人前往守禦，極力誇獎太史慈、甘甯戰功。兩人都謙讓不已。周瑜教從來軍士，簫鼓開營，把水軍都督旗號。



第五回 小周瑜水陸敗曹兵 矮張松東西販蜀土

又。了。起。來。原。來。周。瑜。癖。好。音。樂。笙。簫。弦。鼓。常。以。自。隨。東。吳。軍。士。一。聽。樂。聲。便。知。都。督。來。了。本。來。連。日。守。禦。精。神。不。免。疲。乏。聽。了。這。特。別。軍。樂。個。個。精。神。陡。長。

山下曹兵，看見山上又起周瑜旗號，連忙報知曹操。曹操因折了樂進，心中忿怒，連日進攻東吳營壘，被太史慈甘甯兩人死守不出，到折了好些兵士。聽說周瑜到來，與衆謀士乘馬出了營門，只見小峴山高處一桿大紅旗，金線繡成大字：水軍都督周，隨風飄颺，耀日鮮明。曹操傳令停止進攻，東吳兵即會出戰。

曹兵方才退後，一聲鼓響，東吳軍馬強弓勁弩，一擁而出。曹兵退過里餘，才阻住陣脚。東吳人馬趁勢列開陣勢，左邊甘甯太史



慈。右。邊。韓。當。周。泰。當。中。一。員。大。將。錦。袍。金。甲。白。馬。銀。鞍。美。如。冠。玉。矯。若。游。龍。正。是。那。威。震。江。南。雄。姿。英。發。的。周。公。瑾。曹。操。看。見。暗。暗。稱。奇。不。覺。自。慚。形。穢。起。來。周。瑜。見。前。面。曹。兵。陣。上。謀。臣。武。將。衆。星。捧。月。似。的。簇。擁。一。人。王。衣。王。帽。形。容。猥。瑣。口。眼。喎。斜。心。上。打。量。他。一。定。就。是。曹。操。縱。馬。來。到。陣。前。請。曹。操。答。話。曹。操。也。整。整。蠍。蠍。的。來。到。陣。前。

周瑜道：來者可是曹丞相？曹操道：正是，來者莫非周都督？周瑜道：是也！足下坐領五州，爲何貪心不足，興兵犯境，是何道理？曹操答道：江南不服王化，故而興師。周瑜笑道：人人爭說曹操英雄，今日看來，乃是市井匹夫，乘時徼倖，妄竊高位，自己目無天子，還要。

第五回 小周瑜水陸敗曹兵 矮張松東西販蜀土



第五回 小周瑜水陸敗曹兵 矮張松東西販蜀土

滿口王化，真乃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也！那位將軍與我前去拿來，以除漢賊。周泰飛馬出陣，提刀直取曹操。曹兵陣上，許褚躍馬而出，大叫吳兒勿傷我主，敵住周泰。正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材。兩個正殺得難解難分。曹兵陣上，樂進的兒子樂琳，報仇心急，同着張遼的兒子張虎，雙馬齊出，夾攻周泰。韓當縱馬上前，接住二將，五匹馬攪做一團。韓當覷個破綻，刺斜裡一刀，將張虎砍下馬來。周瑜看見大喜，吩咐擂鼓助戰。太史慈甘甯看得眼熱，雙馬齊出。曹兵中張遼、李典，分頭迎敵，兩邊混殺一陣，直殺至紅日西斜，各自收兵回營。

周瑜回到帳中，重賞將士。太史慈道：今日一戰，曹操銳氣已挫，



不如今晚前去劫營，必獲全勝。周瑜笑道：「曹操征戰半生，深曉兵法，劫營必爲所算，子義興霸，連日勞苦，且去休息。慈謝過，去到後帳。」瑜喚呂蒙道：「曹操詭計極多，他今日小挫，必然派兵繞出大峴山後，截我濡須輜重，將軍可同黃將軍往大峴山左右埋伏，候曹兵半過擊之，必獲全勝。」呂蒙領令，自去與黃蓋埋伏。周瑜吩咐韓當、周泰，小心守護營盤。忽報孫韶到來，周瑜因孫韶是孫伯符最心愛之人，迎接坐下，孫韶便將吳侯意旨說明，周瑜教人頒發將士，留着孫韶，在帳中談論，靜候張繡兵到，再行開戰。

話說曹操收兵回營，與諸將說道：「人人爭說周公瑾英雄年少，今日一見，名不虛傳！諸將盡皆默然。」于禁啓道：「丞相！周瑜年輕氣



第五回 小周瑜水陸敗曹兵 矮張松東西販蜀土

盛，勇往直前，禁聞其與孫策，均好輕敵搏戰，此刻占住險要，阻擋我兵；禁昨探問土人，知離小峴右側十里之遙，有一山徑，可以繞出大峴山後，直取濡須。連日吳兵得勝，防守必懈，禁願協同那位將軍，帶領三千人馬，越過山徑，直入賊巢，爲丞相分憂。操聞言甚喜，便問那位將軍，與于將軍同去？張郃一聲答應，同着于禁領兵去了。

操問衆謀士：東吳水軍甚銳，我兵即使戰勝，亦無如彼何，諸君有何妙策？賈詡獻計道：一時興剋水軍，實無辦法，不如將淮淝兩河民舟，盡行拘集，擇其船身堅固，行駛靈便者，令彼裝載軍士渡江，便可上岸追擊矣！操深然其言，立命張遼前往收集民船，厚卹



樂進張虎，靜候于禁張郃捷音。

且說于禁同着張郃，帶領三千人馬，跟着土人，乘夜由小峴山側，偷度過去。吳兵明白看見，故作不知，讓其前往，自投羅網。于禁張郃暗暗歡喜，銜枚疾走，只是山路崎嶇，樹本叢雜，看看天晚，已來到大峴附近，狹道容車，下臨深澗。張郃遲疑不肯前進，于禁催督起行。張郃道：「于將軍！此山山勢險惡，道路偏仄，敵人倘有埋伏，一夫譁譟，全軍崩潰，似宜緩進。」于禁道：「將軍之言雖是，但事已至此，兩鼠鬥穴，將勇者勝，惟有死中求活耳！」仍催督人馬前進。

剛到得三义路口，一聲鼓響，吳兵兩頭截住，山上滾木擂石，如雨點般打來。曹兵進退無路，墜崖落壑，死者無數。于禁馬倒，被黃



第五回 小周瑜水陸敗曹兵 矮張松東西販蜀土

蓋生擒張郃在後，見事不諧，棄了衣甲，帶領殘餘人馬，扒山越嶺走了。黃蓋呂蒙回營繳令，周瑜大喜，慰勞二將，教將于禁兩耳割去，放回曹營，以示軍威。于禁抱着頭下山去了。

細作報曹操拘集民船，裝載兵士，將由濡入江。周瑜笑道：操舍其所長，而欲與我爭勝於江湖之上，必敗無疑！一言未了，魯肅同丁奉來到，行禮已畢。瑜問張繡人馬，可曾來到？魯肅答道：肅到江夏，徐將軍已與張繡整軍待發，猶恐軍前需人，又命丁將軍一同前來，張繡軍隊，完全開到居巢，聽候命令。

周瑜即時升帳，請魯肅仍同丁奉前去居巢，將張繡馬隊，完全開赴前敵，計往返程途，三日可達，第四日下午，可從合肥左側，逕



擊曹兵後路，不得有誤，魯肅領令去了。又喚陳武潘璋，各領戰船五十隻，水軍千人，溯淮而上，截殺曹兵，防其偷渡，二人領兵去了。又喚甘寧領本部三千人馬，於四日拂曉，向曹軍左路進攻；太史慈領本部三千人馬，向曹軍右路進攻，交綏卽還，聞山上鳴角，再行反攻。黃蓋領本部五千人馬，預備硝磺引火之物，火炮火箭等項，在小峴山左側埋伏，候曹兵追至山前，橫出放火，以亂曹兵之心。三將領命，各各預備去了。又令呂蒙領三千人馬，帶着曹兵俘虜，由山前小道，竟奔合肥。周瑜自同韓當周泰，準備接應。

且說曹操初以爲江南無備，千里襲人，不料被張繡洩漏機關，呂蒙太史慈，先占了小峴山天險，又得甘寧周瑜火速援赴，一連



第五回 小周瑜水陸敗曹兵 矮張松東西販蜀土

敗了幾陣，心中老大不舒服起來，才冒險讓于禁張郃去襲吳軍後路。誰知道一個丟盔棄甲，一個連兩只耳朵，都不能帶回，心中又恨又氣，教于禁好好養傷，又安慰了張郃，一面與衆謀士商議道：吳兵甚銳，周瑜又調度有方，曠日持久，非我之利，諸君有何高見？願聞良策！

劉曄說道：丞相南征，出於倉卒，吳人不拒淮以拒我，而據小峴山，舍水就陸，失其所長，周瑜年輕好戰，決不肯久守，一二日後，彼必前來搦戰，丞相令諸將驕兵以誘之，先令良將埋伏山口左右，俟吳兵深入，爲圓陣以包圍之，山上吳兵必出救應，伏兵起乘其隙，奉丞相威靈，是一鼓可以得此險也！



操喜道：吳皆步卒，我以精騎蹙之，當無不勝。遂令臧霸、韓浩、呂虔、張郃四將，各領兵二千人，埋伏山前左右。俟第二次吳兵殺出，從中截擊，乘勢上山，四將領兵去了。又令張遼領兵三千，用民船渡過淝水，擾亂吳兵後路；令李典、許褚、夏侯惇、夏侯淵、夏侯尚、夏侯德、曹真、曹休八將，各領三千人馬，迎敵吳軍。四分四合，八方嚮應，以爲一網打盡之計。令陳矯、程昱謹守合肥，自己帶着曹彰，領三千鐵騎，居中策應。

布置已畢，雙方因軍事計畫，休息了三日。不料那天晚上，張遼便敗回來了。你說那種笨重的民船，那裏趕得上戰船的輕巧？慣騎大馬的北軍，那裏及得出沒風濤的海鬼？還虧張文遠老於征



第五回 小周瑜水陸敗曹兵 矮張松東西販蜀土

戰，一見吳兵截擊，知事不妙，火速收隊，還折損了三數百軍士，回營請罪。操平日最喜張遼，說道：此非將軍之過，乃地理不熟之故。將軍可嚴軍守護合肥，恐吳軍前來襲城也。張遼領命，自回城守不題。

到了次日黎明，吳軍兩路來攻曹營，異常驍勇，曹營早有準備，四散分開。甘甯、太史慈原係誘敵，都不直進，只向旁邊衝殺。曹兵左右回合，捲上前來，二將回馬便走，曹兵乘勢追趕，二將剛到山前，曹兵四伏齊出，截住二將。二將大呼道：曹兵已中我都督之計，諸軍可努力殺賊！周瑜看見危急，吩咐周泰、韓當火速下山接應。二將提刀上馬，率領軍隊，衝下山來，曹兵向後一退，左側轉出黃



蓋火筒火箭，漫天遍地射來，燒得曹兵焦頭爛額，紛紛敗走。諸將禁止不住，斜刺裡呂蒙一彪軍橫殺出來。曹操見陣勢已亂，急命曹彰領鐵騎前往，衝破吳軍陣勢。

那鐵騎乃是烏桓鮮卑挑來的良馬，曹彰又勇不可當，東吳都係步軍，如何抵敵得住。看看要反敗爲勝，曹軍陣後忽然鼓角齊鳴，宛城馬隊一齊到了，張繡丁奉揮軍直入魯肅在後面催動人馬，殺入曹軍後面。曹軍不知何處來的人馬，登時大亂。東吳兵一得勢，四面包圍，曹彰見不是頭路，帶了鐵騎，保護曹操，與衆謀士進了合肥城，回頭來再接應諸將。諸將殺得筋疲力盡，死戰得脫。還虧張遼出來苦戰一場，方才進得城去，閉上城門。吳兵大獲全



第五回 小周瑜水陸敗曹兵 矮張松東西販蜀土

勝也不攻城，離城二十里，安下營寨。周瑜親自出營，迎接張繡，說道：今日之戰，若非將軍，幾誤大事。張繡答道：負罪遠奔，荷承都督收容，區區微勞，何足挂齒？兩人携手進帳，排下酒宴，與衆將賀功，一面遣人向吳侯處報捷。

且說曹操敗進合肥，檢點人馬，折損五萬餘人，糧草器械，不計其數。諸將李典、張郃，受傷最重，操自往看視，吩咐安心調養，決意大起人馬，與周瑜決一死戰。荀彧諫道：丞相不宜操之過激，勝敗兵家之常，東吳雖勝，決不敢攻合肥。丞相且回許都休養兵士，乘機再舉不遲。且關雲長近在襄陽，我若與吳人久戰，彼必乘虛襲許，根本動搖，實爲失計。曹操默然不語，次日令劉曄在合肥輔助。



張遼守城，自領諸將僚佐回許都去了。

細作報知周瑜，周瑜乃令潘璋、陳武協助太史慈、呂蒙鎮守濡須各地；令丁奉代張繡暫統部隊，駐紮合肥附近，以防曹兵。俟張繡回來，再行交卸。黃蓋留步軍二千，歸呂蒙指揮；甘甯仍領原兵回九江；魯肅率領兵船回鄱陽；自己同張繡、黃蓋、孫韶、周泰、韓當奏凱還朝。

孫權早得捷報，聞聽周瑜還來，喜之不勝，親率文武出城十里迎接。周瑜見孫權立候道左，與諸將滾鞍下馬，上前參謁。權一一撫慰，自與張繡、周瑜三騎馬並轡入城。城廂內外百姓填街塞巷，皆來看都督戰勝歸來。張繡心中也自佩服。到了府內，孫權以客



第五回 小周瑜水陸敗曹兵 矮張松東西販蜀土

禮待張繡，張繡執意不肯，孫權固讓，張繡勉強就座。諸將以次坐下，權親自把盞，諸將謝過。又命左右賚了羊酒禮物，分頭犒勞。徐盛甘甯呂蒙太史慈諸將，大宴三日，仍命張繡前去居巢，統率原兵，替回丁奉。周瑜仍回鄱陽，令魯肅回建業，共襄政務不提。

這次曹吳構兵，方才休息，那兩川戰禍，又復蔓延，不過也是生民劫數，逃無所逃。單說漢中祭酒張魯，因與西川劉璋，有殺母之仇，每思圖報，因劉璋闇弱無能，逐漸的向西川邊境蠶食起來。劉璋那裡是他的對手，跟左右詳細商議。那時他駕前就有一位西川名士，名叫張松，形容古怪，性氣疏傲，因劉璋未曾大用於他，甚懷不平，早欲將西川獻與他人，以圖一身富貴，祇苦尙無機會，此



時正中下懷，卽向劉璋獻計道：張魯蠶食邊地，志不在小，蜀兵懦弱，恐非其敵，依松愚見，不如入貢天子，詳訴利害，曹丞相威震天下，誠得一介之使，馳諭漢中，張魯決不敢抗曹，西川亦可安枕矣！劉璋喜道：卽煩大夫一行。張松應允，劉璋收拾進貢禮物，張松暗將所畫地圖，携去中原，訪求售主。只可惜劉季玉尙把他當作好人，高高興興，送他出了成都，有分教：

錦江春色乍傳消息於江陵，巫峽哀猿又弔遺踪於杜宇。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赤壁屢兵，周郎得志，此等處完全翻案，便是埋沒英雄，不可以一筆抹殺爲能文也。故仍以水陸敗曹兵書，自是文章正體。區區小儒，所以咋舌，正在此耳。看



第五回 小周瑜水陸敗曹兵 矮張松東西販蜀土

他先用陸遜識破操擊東擊西之謀，次出程普奮發其老當益壯之勇，而以甘甯文書告急接筭之。未出兵前，一老一少，一將一帥，已諧協力禦侮之謀。仍令黃蓋領兵沿江直上，不使退居人後，俾揚功績。而后公瑾布置手書方到，捷書勝算已在眼前。此較演義舌戰庭爭，連環苦肉，光明多矣。於是簫鼓陳兵，不在長江而在小峴，一山一水，與演義互相映照，復夾寫操瑜容貌，妍媸相對，阿瞞不待交戰，已極不堪。不惟滑稽筆墨，趣味橫添，抑知此正反寫橫槩賦詩，不欲恭維老瞞一字也。結局仍以火攻取勝，而以鐵騎橫衝，包圍殺敗殿之，蓋一幕赤壁鏖兵，說破來祇有火攻二字，爲正當兵家言，餘皆插科鬥譚類耳。至於南北兵爭，未有舟步卽足相當而舍用騎者，演義一到東吳，便無陸戰，操豈有自喪其長者乎？故必寫出馬隊，以爲文章生色，亦暗點演義之漏略處，於是方可作正式兵爭文字看也。故彼爲小說之文字，此真爲軍事之文字，又便宜一個張繡出了風頭耳。

寫周瑜見兵士踴躍，不免想起孫伯符來，謂使伯符健在，那有曹兵在他眼底，余



讀演義至赤壁之戰，亦油然而具此懷，謂倘孫策不亡，恐曹兵猶不能至江上也。蓋三國中祇一孫策可稱真正英雄，紫髯大耳，俱非其匹。文中入此一節，令人想望英雄不止，亟起覓袁子才祭吳桓王廟文而痛讀之。

樂琳欲報父仇，轉喪張遼之子；于禁聞瑜輕敵，卽令割去兩耳；曹瞞以詭計襲人，乃至損兵折將，禍及其部。而使樂琳無父，張遼無子，于禁毀其五官，張郃失其盔甲，寫來參差錯落，以見曹營諸將喪胆亡魂，逼到曹操雖欲再戰而不可得。蝎蝎螫螫，只有趕快收兵之一途。苟或再以雲長乘虛躡後之言恫之，老瞞此時真不禁如此一嚇矣，一笑。

演義中以蔣幹漏消息於曹營，而敗曹兵；本書中以張繡漏消息於東吳，而敗曹兵。以一張繡，引出一張松；以千里襲人，引出千里獻地。於是反映文章中，帶出順筆線索，又皆情節翻案，而大體不翻案，可見一題百作，能手便各不同。

第五回 小周瑜水陸敗曹兵 矮張松東西販蜀土



第五回 小周瑜水陸敗曹兵 矮張松東西販蜀土



